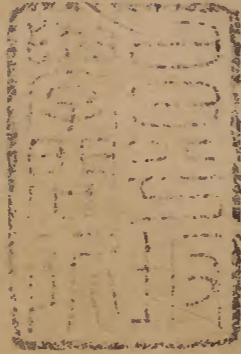


学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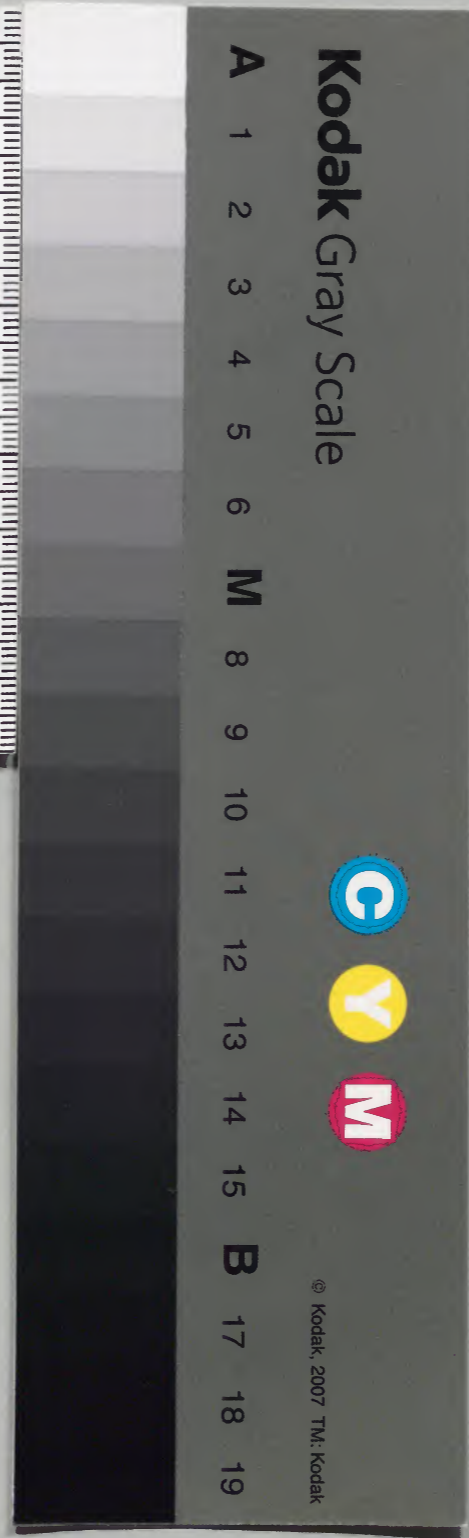
百世之九



庫	文	閣	内
五	三	〇	〇
函	〇	〇	〇
八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庫	文	閣	内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一	〇	〇	〇
八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6
冊數	80	(46)
函號	367	85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六

創業類

帝王開基三十一

大業篇八

太宗平天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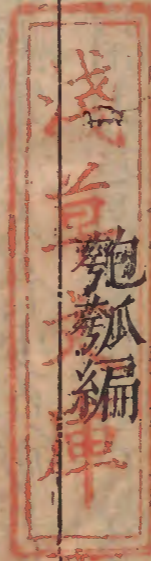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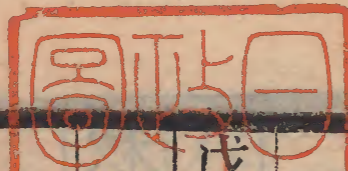
戊寅

唐高祖武德元

夏六月唐立世子建成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尹氏曰觀高祖之得天下大抵出於秦王也使無秦王高祖且不
得安其祿位保其身家况有天下之大哉高祖有言今日破家滅

軀亦由汝化家為國亦由汝是則唐三百年之基業肇於秦王其
當有天下無疑也高祖於是時盍召建成明諭以其基業所由興
之故非世民無以有今日俾其明白推讓則建成有讓國之美世



民無推刃之慙萬一建成不從則質以至誠察其由衷之言至再至三表裏面背始終無間然後建儲貳之位必至於兩全而後已則父子之道得兄弟之好終君臣之分定而國家安於磐石矣惜乎計不出此厥後骨肉相殘爲古今之大惡悲夫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墟敗績

二月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突厥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夏六月癸未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七月薛舉進逼高墟游兵至于豳岐秦王世民深溝高壘不與戰會世民得瘡疾委軍事於長史納言劉文靜司馬殷開山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少兵疲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爲君等破之開山退謂文靜曰王慮公不能

先辦故有此言耳且賊聞王有疾必輕我宜耀武以威之乃陳於高墟西南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壬子戰于淺水原八總管皆敗士卒死者什五六大將軍慕容羅睺李安劉弘基皆沒世民引兵還長安舉遂拔高墟收唐兵死者爲京觀文靜等皆坐除名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八月薛舉遣其子仁杲進圍寧州刺史胡演擊却之郝瑗言於舉曰今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有疾而止辛巳舉卒太子仁杲立居於折墟城謚舉曰武帝己丑以秦王世民爲元帥擊薛仁杲

劉氏曰凡國主書卒存正統也於是夷隋於列國矣則其卒秦

主何將予唐以正統也

八月唐立李軌爲涼王唐遣秦王世民伐秦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爲涼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唐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唐長平王叔良將兵至仁果僞遁又遣高墪人僞以城降叔良命感帥衆赴之大敗仁果擒感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早降感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亡在旦夕秦王帥四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果怒殺之

尹氏曰隋氏負不義之名故雖有效命致死之臣皆不得書今唐德方新是以劉感首以死節特書於冊綱目之去取如此

唐遣使如突厥突厥遣使報之

唐遣鄭元璠以女妓賂始畢可汗始畢遣使報之唐主與之宴引升御坐以寵之

隋宇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冬十月唐以李密爲光祿卿封邢國公

李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刺史呂子臧死之

冬十一月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析墪秦王仁果出降

薛仁杲之爲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卽位衆心猜懼郝瑗哭舉
得疾遂不起由是國勢寢弱秦王世民至高墪仁杲使宗羅喉將
兵拒之羅喉數挑戰世民堅壁不出諸將咸請戰世民曰我軍新
敗士氣沮喪賊恃盛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
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
其將梁胡郎等帥所部來降世民知仁杲將士離心命行軍總管
梁實營於淺水源以誘之羅喉大喜盡銳攻之甚急世民度賊已
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遲明使右武侯大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
南羅喉併兵擊之玉戰幾不能支世民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
羅喉列兵還戰世民帥驍騎數十先陷陣唐兵表裏奮擊呼聲通
地羅喉士卒大潰斬首數千級世民帥二千餘騎追之實軌叩馬
苦諫曰仁杲猶據堅城雖破羅喉未可輕進請且按兵以觀之世
民曰吾慮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舅勿復言遂進仁杲陳於
城下世民據涇水臨之仁杲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仁杲懼
引兵入拒守日向暮大軍繼至遂圍之夜半守城者爭自投下仁
杲計窮已酉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男女五萬口諸將皆賀因問
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輕騎直造城下衆皆以爲
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喉所將皆隴外之人將驍卒悍吾
特出其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
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墪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爲謀此吾
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杲兄弟及宗羅喉翟
長孫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効死世民間

褚亮名求訪獲之禮遇甚厚引爲王府文學唐主遣使謂世民曰薛舉父子多殺我士卒必盡誅其黨以謝冤魂李密諫曰薛舉虐殺不辜此其所以亡也陛下多訾焉懷服之民不可不撫乃命戮其謀首餘皆赦之於亥秦王世民至長安斬仁杲於市唐主享勞將士謂群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有種乎如仁杲君臣豈可不以爲鑒也唐以秦王世民爲陝東大行臺

夏王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唐以羅藝爲幽州總管擊夏兵敗之

初王須拔掠幽州死其將魏刁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夏王竇建德并其衆易定亦降遂攻冀州拔之建德與高開道各遣使召羅藝藝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降唐唐以爲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薛萬均亦皆授以官爵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遣萬均擊破之建德引還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

西突厥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唐遣李密收撫山東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

李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內耳乃請往山東收其故時之衆唐主許之引升御榻飲勞甚厚又以伯當爲副而遣之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密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行軍總管盛彥師邀擊斬之并伯當傳首長安

巳卯唐武德二春二月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走之

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唐以為顯州行臺朱粲降唐唐以為楚王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于聊城誅之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王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

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德彝諂巧不忠罷遣就

舍德彝尋以秘策于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

知其無成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

降于唐秦王世民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

而將軍李君羨田留安亦降於唐世民置君羨左右以留安為

軍

卮言曰宇文士及弒逆之族封德彝諂巧不忠唐高祖之所知

也乃以其私昵寘之顯職此豈興王盛世所宜有乎太宗識名

將於降虜中而羅之麾下卒得其用兩者之趣相去遠矣唐之

業微太宗殆哉

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于唐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

夏四月定揚可汗武周擊唐并州取榆次

楚王朱粲殺唐使者奔東都鄭王世充稱帝

定揚可汗武周圍唐并州齊王元吉拒却之

鄭王世充取唐伊州總管張善相死之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主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李軌將安修仁兄興貴在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阻兵恃險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涼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為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若其不聽圖之易矣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曰涼地不過千里土薄民貧今唐起太原取函秦宰制中原戰勝攻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若往歸之則竇融之功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據山河之固必若我何汝自唐來為唐遊說耳興貴退與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執之以聞河西悉平軌使鄧曉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為人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於李軌其肯為朕用乎遂廢之軌至長安伏誅

五月鄭王世充弒隋主侗

六月定楊將宋金剛擊唐并州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

秋七月唐以徐圓朗為兗州總管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降唐以為兗州總管

鄭人侵唐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西突厥高昌遣使入貢于唐

八月唐鄴公薨

劉氏曰自陳留王曹奐卒是後代興之際廢主皆弒無有以卒書者於是復見若唐主可謂近厚矣其永世也宜哉綱目前書用其宗室此書鄴公薨皆十之也

夏王建德取唐邢滄洛相州

是冬又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遂取衛滑齊兗等州

梁王師都以突厥寇延州唐總管段德操擊破之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杜伏威降唐唐以為和州總管

唐裴寂軍潰定揚可汗武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

夏王建德取唐趙州冬唐賜羅藝姓李氏藝破夏兵於衡水

梁主銑遣兵侵唐陝州刺史許紹擊破之

定揚將宋金剛取周澮州遣秦王世民擊之

十月劉武周將宋金剛進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性怯無將

帥之略唯發使駱驛趣虞秦二州收民入城堡焚其積聚民驚擾

愁怨皆思為盜夏縣民呂崇茂聚眾自稱魏王以應武周寂討之

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工部尚書獨孤懷恩陝州總管于筠內史

侍儉將兵討之時王行本猶據蒲阪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

中震駭唐主手敕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

西而已秦王世民上表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

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冀平殄武周

克復汾晉唐主於是悉發關中兵以益世民所統使擊武周乙卯幸

華陰至長春宮以送之十一月己卯武周寇涪州秦王世民引兵

自龍門乘冰堅度河屯栢壁與宋金剛相持時河東州縣倖掠之

餘未有倉廩人情懼擾聚入城堡徵歛無所得軍中乏食世民發

教諭民民間世民為帥而來莫不歸附自近及遠至者日多然後

漸收其糧軍食以充乃休兵秣馬唯令偏裨乘間抄掠大軍堅壁

不戰由是賊勢日衰世民嘗自帥輕騎覘敵騎皆四散世民獨與

一甲士登丘而寢俄而賊兵四合初不之覺會有蛇逐鼠觸甲士

之面甲士驚寤遽白世民俱上馬馳百餘步爲賊所及世民以大羽箭射殪其驍將賊騎乃退十二月于筠說永安王孝基急攻呂崇茂獨孤懷恩請先成攻具然後進孝基從之崇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吾陽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孝基表裏受敵軍遂大敗孝基懷恩唐儉及行軍總管劉世讓皆爲所虜敬德名恭以字行唐主徵裴寂入朝責其敗軍下吏旣而釋之寵待彌厚尉遲敬德尋相將還澮州秦王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總管秦叔寶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頃之敬德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阪世民自將步騎三千從間道夜趨安邑邀擊大破之敬德相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栢壁諸將咸請與宋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精兵猛將咸聚於是武周據太原

倚金剛爲扞蔽金剛軍無蓄積以虜掠爲資利在速戰我閉營養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

庚辰

唐武德三

春三月唐克蒲阪隋守將王行本降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揚可汗武周及金剛皆走死三月乙丑劉武周遣其將張萬歲寇浩州李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甲申行軍副總管張綸敗劉武周於浩州俘斬千餘人劉武周數攻浩州爲李仲文所敗宋金剛軍中食盡四月丁未金剛北走秦王世民追之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轡諫曰大王破賊逐北至此功亦足矣深入不已不愛身乎且士卒飢疲

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然後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復攻矣吾竭忠殉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進將士不敢復言飢追及金剛於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夜宿於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世民與將士分而食之丙辰陝州總管于筠自金剛所逃來世民引兵趣介休金剛尚有衆二萬戊午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世民遣總管李世勣等與戰小却爲賊所乘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斬首三千級金剛輕騎走世民追之數十里至張難堡浩州行軍總管樊伯通張德政據堡自守世民免胄示之堡中喜譟且泣左右告以王不食獻濁酒脫粟飯尉遲敬德收餘衆守介休世民遣任城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以爲左一府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收其餘衆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與百餘騎走突厥世民至晉陽武周所署僕射楊伏念以城降唐儉封府庫以待世民武周所得州縣皆入於唐未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嵐州總管劉六兒從宋金剛在介休秦王世民擒斬之其兄季真棄石州奔劉武周將馬邑高滿政滿政殺之武周之南寇也其內史令苑君璋諫曰唐王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晉州以南道路險隘縣軍深入無繼於後若進戰不利何以自還不如北連突厥南

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爲長策武周不聽留君璋守朔州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君言以至於此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唐主聞并州平大悅壬戌宴群臣賜繒帛使自入御府盡力取之復唐儉官爵仍以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所籍獨孤懷恩田宅資財悉以賜之世民留李仲文鎮并州劉武周數遣兵入寇仲文輒擊破之下城堡百餘所詔仲文檢校并州總管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初王世充所部降唐者相繼至是唐主議擊世充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集洛陽募人分守四城七月壬戌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壬午世民至長安王世充遣其諸子鎮守諸城自將大兵以拒唐羅士信將前鋒圍慈澗王世充自將兵三萬救之己丑

秦王世民將輕騎前覘世充猝與之遇衆寡不敵道路險阨爲世充所圍世民左右馳射皆應弦而斃獲其左建威將軍燕琪世充乃退世民還營塵埃覆面軍不復識欲拒之世民免胄自言乃得入旦日帥步騎五萬進軍慈澗世充慈澗之戍歸于洛陽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將軍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懷州總管黃君漢自河陰攻迴洛城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洧州長史繁水張公謹與刺史崔樞以州城來降八月鄧州土豪執王世充所署刺史來降甲辰黃君漢遣校尉張夜叉以舟師襲迴洛城克之獲其將達奚善定斷河陽橋而還降其堡聚二十餘世充使太子玄應帥楊公卿策攻迴洛不克乃築越城於其西留兵戍之世充陳於青城

三國志卷之三十三
十一
宮秦王世民亦置陣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宇文士及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遏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至暮各引兵還

胡氏曰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而理不暢也使唐初舉事若湯伐桀武伐紂沛公誅無道秦則其文告之辭豈止如是而已乎

卮言曰唐初舉兵甚正其取長安侔於漢自與王世充之盜襲劫奪者不同秦王答世充之語其理未嘗不暢

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唐唐攻鄭轅轅拔之

九月癸酉王世充顯州總管田瓚以所部二十五州來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絕史萬寶進軍甘泉宮丁丑秦王世民遣右武衛將軍王君廓攻轅轅拔之王世充遣其將魏隱等擊君廓君廓僞遁設伏大破之遂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王世充將郭士衡許羅漢掠唐境君廓以策擊却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世充尉州刺史時德睿帥所部起復陳隋許賴尉七州來降秦王世民以便宜命州縣官並依世充所署無所變易改尉州爲南汴州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辛巳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登魏宣武陵王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趨世民尉遲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世充兵

稍却敬德翼世民出圍世民敬德更帥騎兵還戰出入世充陣往
返無所礙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兵大敗僅以身免擒其冠軍
大將軍陳智略斬首千餘級獲排稍兵六千十月甲午王世充大
將軍張鎮州來降甲辰行軍總管羅士信襲王世充硤石堡拔之
士信又圍千金堡堡中大罵之士信夜遣百餘人抱嬰兒數十至
堡下使兒啼呼詐云從東都來歸羅總管既而相謂曰此千金堡
也吾屬誤矣卽去堡中以為士信已去來者洛陽亡人出兵追之
士信伏兵於道伺其門開突入屠之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鄭管榮汴州降唐

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世充以為解州總管妻以兄女秦王世
民逼洛陽楊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
慶來降拜上柱國郇國公時世充太子玄應鎮虎牢軍於滎汴之
間聞之引兵趨管城李世勣擊却之使郭孝恪為書滎州刺史魏
陸陸密請降玄應遣大將軍張志就陸徵兵丙辰陸擒志等四將
舉州來降陽城令王雄帥諸堡來降秦王世民使李世勣應之以
雄為嵩州刺史高南之路始通魏陸使張志詐為玄應書停其東
道之兵令其將張慈寶且還汴州又密告汴州刺史王要漢使圖
慈寶要漢斬慈寶以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詔以要
漢為汴州總管賜爵郟國公十一月戊子安撫大使李大亮取王
世充沮華二州唐兵逼洛陽王世充遣使求救於竇建德建德遣
使詣世充許以赴援又遣使詣唐請罷洛陽之兵秦王世民留之

不荅

十二月鄭許亳等十一州降唐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鎮

十二月辛卯王世充許亳等十一州皆請降辛丑王世充隨州總管徐毅舉州降王世充遣其兄子代王琬長孫安世詣竇建德報聘且乞師張道源從建德在河南密遣人詣長安請出兵攻洛州以震山東丙午詔劉世讓爲行軍總管使將軍出土門趣洛州

辛巳

唐武德四

春二月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

正月王世充梁州總管程嘉會以所部來降杜伏威遣其將陳正通徐紹宗帥精兵二千來會秦王世民擊王世充甲申攻梁克之秦王世民選精銳千餘騎皆皂衣玄甲分爲左右隊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程長孫分將之每戰世民親被玄甲帥之爲前鋒

乘機進擊所向無不摧破敵人畏之行臺僕射屈突通贊皇公竇軌將兵按行營屯猝與王世充遇戰不利秦王世民帥玄甲救之世充大敗獲其騎將葛彥璋俘斬六千餘人世充遁歸王世充太子玄應將兵數千人自虎牢運糧入洛陽秦王世民遣將軍李君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及使宇文士及奏請進圍東都唐主謂士及曰歸語爾王今取洛陽止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非私家所須者委汝收之其餘子女玉帛並以分賜將士辛丑世民移軍青城宮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自方諸門出憑故馬坊垣塹臨穀水以拒唐兵諸將皆怯世民以精騎陳於北邙魏宣武陵以望之謂左右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度水擊之戒通

曰兵交則縱煙煙作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力戰世民欲知世充陣厚薄與精騎數十衝之直出其背衆皆披靡殺傷甚衆旣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將軍丘行恭獨從世民世充數騎追及之世民馬中流矢而斃行恭回騎相失射追者無不中追者不敢前乃下馬以授世民行恭於馬前步執一距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世充亦帥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俘斬七千人遂圍之驃騎將軍段志玄與戰充兵力戰深入馬倒爲世充兵所擒兩騎夾持其髻將渡洛水志玄踊身而奮二人俱墜馬志玄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庚戌王秦葉河陽走其將趙夔等以城來降別將軍雄信裴孝達與總管王君廓相持於洛口秦王世民帥步騎五千援之至轅轅雄信等遁去君廓追敗之乙卯王世充懷州刺史陸善宗以城降秦王世民圍洛陽宮城城中守禦甚嚴大礮飛石重五十斤擲二百步八弓弩箭如車覆鏃如巨斧射五百步世民四面攻之晝夜不息旬餘不克城中欲翻城者凡十三輩皆不果發而死唐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等請班師世民曰今大舉而來當一勞永逸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而去乃下令軍中曰洛陽未破師必不還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聞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表稱洛陽必可定又遣參謀軍事封德彝入朝面論形勢德彝言於唐主曰世充得地雖多率皆羈屬號令所行唯洛陽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今若旋師賊勢復振更相連結後必難

圖唐主乃從之世民遺世充書諭以禍福世充不報戊午王世充
鄭州司兵沈悅遣使詣左武侯大將軍李世勣請降左衛將軍王
君廓夜引兵襲虎牢悅爲內應遂拔之獲其荆王行本及長史戴
胄悅君理之孫也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之食絹一
匹直粟三升布十匹直廩一升服飾珍玩賤如土芥民食草根木
葉相盡相與澄取浮泥投米屑作餅食之皆病身腫脚弱死者相
枕倚於道路秦主之遷民入官城也凡三萬家至是無三千家雖
貴爲公卿糠覈不充尚書郎以下躬自負戴往往餒死竇建德使
其將范願守曹州悉發孟海公徐圓朗之衆西救洛陽至滑州王
世充行臺僕射韓洪開門納之己卯軍于酸棗

二月唐襲夏鄴城

竇建德普樂令程名振降唐唐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
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渾者九十餘人悉縱遣之
鄴人感其仁

突厥寇汾陰

突厥頡利可汗士馬雄盛有馮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
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室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
帝之子孫宜奉揚政道以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
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舉衆寇
汾陰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主世充降
二月竇建德克周橋虜孟海公三月竇建德陷管州殺刺史郭士

安又陷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汎舟運糧沂河西上王世充之弟徐州行臺世辨遣其將郭士衡將兵數千會之合十餘萬號三十萬軍於成臯之東原築宮板渚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保據東都府庫充實所將之兵皆江淮精銳卽日之患但乏糧食耳以是之故爲我所持求戰不得守則難久建德親帥大衆遠來赴援亦當極其精銳致死於我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世充出兵慎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騎先據成臯厲兵訓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旣下世充旣破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收道衡之子也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曰吾兵疲老世充憑守堅城未易猝拔建德席勝而來鋒銳氣盛吾腹背受敵非完策也不若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世充兵摧食盡上下離心不煩力攻可以坐克建德新破海公將驕卒惰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冒險爭鋒吾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戰旬月之間世充自潰城破兵彊氣勢自倍一舉兩克在此行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通等又請解圍據險以觀其變世民不許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巡武牢時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南陽趨鞏

而去王世充登城望見莫之測也竟不敢出癸未世民出武牢甲
申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
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世
民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又曰
賊見我而還上策也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
也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軍中大驚出
五六十騎逐之從者咸失色世民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
於是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輒斃一人追者懼而止止
而復來如是再三每來必有斃者世民前後射殺數人敬德殺十
許人追者不敢復逼世民遂巡稍却以誘之入於伏內世勣等奮
擊大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獲其驍將殷秋石瓚以歸乃爲書報建
德諭以趙魏之地久爲我有爲足下所侵奪但以淮安見禮公主
得歸故相與坦懷釋怨世克項與足下修好已嘗反覆今亡在朝
夕更飾辭相誘足下乃以三軍之衆仰哺他人千金之資坐供外
費良非上策今前茅相遇彼遽崩摧郊勞未通能無懷愧故抑止
鋒銳冀聞擇善若不獲命恐雖悔難追竇建德迫于武牢不得進
留屯累月戰數不利將士思歸四月丁巳秦王世民遣王君廓將
輕騎千餘抄其糧運又破之獲其大將軍張青特凌敬言於建德曰
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更名鼓建旗踰太行
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如此有三利一則蹈無人之境取勝可以
萬全二則拓地收衆形勢益疆三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爲今之
策無以易此建德將從之而王世克遣使告急相繼於道王琬長

孫安世朝夕涕泣請救洛陽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以撓其謀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其言豈可用也建德乃謝敬曰今衆心甚銳天贊我也因之決戰必將大捷不得從公言敬因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今大王自滏口乘唐國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又因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圍何憂不解若頓兵於此老師費財欲求成功在於何日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喜來救鄭鄭今倒懸亾在朝夕吾乃捨之而去是畏敵而棄信也不可謀者告曰建德伺唐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五月戊午秦王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形勢因留馬十餘匹牧於河渚以誘之夕還武牢已未建德悉衆而至自板渚出牛口置陳北距大河西薄汜水南屬鵠山亾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者與公等約過日中必破之矣建德意輕唐軍遣三百騎涉汜水距唐營一里所止遣使與世民相聞曰請選銳士數百與之戲世民遣王君廓將長槊二百以應之相與交戰乍進乍退兩無勝負各引還王琬乘隋煬帝驄馬鎧仗甚鮮迥出陳中以誇衆世民曰彼所乘真良馬也尉遲敬德請往取之世民止之曰豈可以一馬喪猛士敬德不從與高甌生梁建方三騎直入其陳擒琬引其馬以歸衆無敢當者世民使召河北馬待其至乃出戰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飢倦皆坐列又爭飲水遂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

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宜不動爾宜引歸
動則引兵東出及至陳前陳果動世民曰可擊矣時河渚馬亦至
乃命出戰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東涉汜水直薄其陳建德
羣臣方朝謁唐騎猝來朝臣趨就建德建德召騎兵使拒唐兵騎
兵阻朝臣不得過建德揮朝臣令却進退之間唐兵已至建德窘
迫退依東陂竇阮引兵擊之戰小不利世民帥騎赴之所向皆靡
淮陽王道玄挺身陷陳直出其後復突陳而歸再入再出飛矢集
其身如蝟毛勇氣不衰射人皆應弦而仆世民給以副馬使從已
於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世民帥史大柰程知節秦叔寶宇文歆
等卷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
十里斬者三千餘級建德中槊竄匿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
揚武威逐之建德墮馬士讓援槊欲刺之建德曰勿殺我我夏王
也能富貴汝武威下擒之載以從馬來見世民世民讓之曰我自
討王世克何預汝事而來越境犯我兵鋒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
遠取建德將士皆潰去所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之使還鄉
里封德彝入賀世民笑曰不用公言得有今日智者千慮不免一
失乎德彝甚慙甲子王世克偃師鞏縣皆降乙丑以太子左庶子
鄭善果爲山東道撫慰大使世克將王德仁棄故洛陽城而遁亞
將趙季卿以城降秦王世民囚竇建德王琬長孫安世郭世衡等
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克世克與建德語而泣仍遣安世等入城言
敗狀世克召諸將議突圍走襄陽諸將皆曰吾所恃者夏王夏王
今已爲擒雖得出終必無成丙寅世克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二千

餘人詣軍門降世民禮接之世充俯伏流汗世民曰卿常以童子見處今見童子何恭之甚邪世克頓首謝罪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丁卯世民入宮城命記室房玄齡先入中書門下省收隋圖籍制詔已爲世克所毀無所獲命蕭瑀竇軌等封庫收其金帛班賜將士收世克之黨罪尤大者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秦王坐閭闔門蘓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秦王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旣老病何勞相見秦王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餘衆走至洛州欲立建德養子爲王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今喪則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

裴矩曹且帥百官奉建德之妻曹氏及使國八璽請降于於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寶請降于唐唐主以善行爲秦王左二護軍仍厚賜之戊寅王世充弟世辯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河南安撫任瓌請降世充故地悉平竇建德博州刺史馮士羨復推淮安王神通爲慰撫山東使徇下三十餘州建德之地悉平

胡氏曰蘓威罪固大矣比之封德彝裴矩宇文士及之徒不有間乎秦王能責蘓威而不能戮德彝等反寵任之其失甚矣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建德

七月甲子秦王世民至長安被黃金甲齊王元吉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

廟行飲至之禮以饗之唐王見王世充而數之世充曰臣罪固當
誅然秦王許臣不死丙寅詔赦世充爲庶人與兄弟子姪徙處蜀
斬建德于市唐王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復一年陝虢轉輸勞
費幽州久隔寇去皆復二年旣而王竇餘黨尚有遠徙者孫伏伽
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復徙之使臣民何所馮依
且世充尚蒙寬宥况於餘黨所宜縱釋唐王從之世充未行定州
刺史獨孤修德矯敕殺之詔免修德官

胡氏曰王竇皆非唐之叛臣也而世充事煬不忠又致隋失天
下又弑恭帝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其罪爲重宜數其罪
而戮之而待建德以不死則刑有章矣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
也得非內省有疚與其誅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與已而使人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八月劉黑闥據歙縣唐遣兵擊之
唐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唐淮安王神通擊劉黑闥敗績

竇建德旣死詔悉徵其故將於是范願高雅賢等謀作亂劉黑闥
屏居漳南諸將告以其謀襲縣據之遂陷歙縣朝廷乃置山東道
行臺於洛州以淮安王神通爲行臺僕射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
軍秦武通李玄通等擊之兗州總管徐圓朗與黑闥通謀遂舉兵
反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皆應之圓朗自稱魯王淮安王神
通至冀州與黑闥戰於饒陽神通大敗黑闥兵勢大振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爲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
公上以世民爲天策上將領司徒陝東道大行臺尚書令增邑二

萬戶仍開天策府置官屬以齊王元吉爲司空世民以海內浸平
乃開館於宮西延四方文學之士出教以王府屬杜如晦記室房
玄齡虞世南文學褚亮姚思廉主簿李玄道參軍蔡允恭薛元敬
顏相時諮議典籤蘇勗天策府從事中郎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
長記室薛收倉曹李守素國子助教陸德明孔穎達信都蓋文達
宋州總管府戶曹許敬宗並以本官兼文學館博士分爲三番更
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闔立本
圖像褚亮爲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
州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爲陝州刺史世民患之房玄齡曰
餘人不足惜至於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
可世民曰微公言幾失之卽奏爲府屬與玄齡常從世民征伐參
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破軍克城諸將佐爭取
寶貨玄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又將佐有勇略者玄齡必與之
深相結使爲世民盡死力

丘氏濬曰世傳十八學士登瀛州蓋本諸此是時高祖在御建
成爲太子固無恙也而高祖乃爲秦王特置天策上將開府置
屬而秦王又自開館以延文學之士彼自延其府僚各仍本官
所記室參軍典籤之屬相與講學而論治可也君父在上乃舍
其職名別立稱謂至形於丹青著爲贊頌互相標榜欲何爲哉
昔漢武帝爲戾太子立博望以通賓客從其所好司馬氏猶謂
正直難親諂諛易合此固中人之常情宜太子之不終也夫太
子國之儲貳國乃其國君父爲之立苑通賓客謹微之君子猶

以爲非况太宗乃藩王功高望重處危疑之地而可使之日夜聚徒黨乎在太宗非遵養之道在高祖非教子之法而亦非所以安儲位定國家也其後建成兄弟互相傾奪太宗幾危而所以爲太宗設謀効力以成其基業者皆天策府中之人遂至推刃同氣喋血禁庭以貽百世之譏太宗爲三代以後之令主而不免有慙德亦或以此哉

此論亦正但太宗有取天下之功有平天下之才非可與繼統者並論也

唐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趙郡王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詵孝恭帥戰艦二千餘時峽江方漲諸將俟請水落李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二千餘艘銑果不爲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二鎮進至夷陵銑將文士弘

將精兵數萬屯清江癸巳孝恭擊走之進入北江銑江州總管彦舉以五州來降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擊之而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銑交州刺史丘和長史高士廉司馬杜之松將朝江陵聞銑敗悉詣孝恭降孝恭勒兵圍江陵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本文勸銑降乙巳銑詣軍降孝恭入據其城諸將欲大掠文本說孝恭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戰爭改踵延頸以望真主是以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已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於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欵附孝恭送銑於長安唐主數之

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之銑無天命故至此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詔以孝恭爲荊州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旣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來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范氏曰蕭銑故梁子孫因隋之亂保據荆土欲復先業非唐之叛臣也唐師伐之銑又以百姓之故不忍固守而降然則唐初割據之主銑最無罪高祖誅之淫刑甚矣

胡氏曰蕭銑志復舊業非唐叛臣唐若以文告之辭招而撫之再三不下然後用兵旣服其人當矜其志胙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不仁甚矣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劉黑闥取唐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高開道叛唐自稱燕王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劉黑闥旣破淮安王神通移書趙魏竇建德故將卒爭殺唐長吏以應之李世勣走保洛州黑闥追擊破之拔相黎衛州辛歲之間盡復建德舊境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唐武德五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洛水黑闥奔突厥

正月庚寅東鹽州治中王才藝殺刺史田華以城應劉黑闥秦王

世民軍至獲嘉劉黑闥棄相州退保洛州丙申世民復取相州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幽州總管李藝將所部兵數萬會秦王世民討黑闥聞之留兵萬人使范願守洛州自將兵拒藝夜宿沙河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二里隄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范願驚懼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其弟十善與行臺張君立將兵一萬擊藝於鼓城壬子戰於徐河十善君立大敗所亡八千人洛水人李去感據城來降秦王世民遣彭公王君廓將千五百騎赴之入城共守二月劉黑闥引兵還攻洛水癸亥行至列人秦王世民使秦叔寶邀擊破之己巳秦王世民復取邢州辛未并州人馮伯讓以城來降丙子李藝取劉黑闥定樂廉趙四州獲黑闥尚書劉希道引兵與秦王世民會洛州劉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廣五十餘步黑闥於城東北築一甬道以攻之世民三引兵救之黑闥拒之不得進世民恐王君廓不能守召諸將謀之李世勣曰若甬道達城下城必不守行軍總管郝勇公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家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率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丁丑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詞色不屈乃殺之時年二十辛巳秦王世民拔洛水三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素挑戰世民堅壁不應別遣奇兵斷其糧道壬辰黑闥以高雅賢爲左僕射軍中高會李世勣引兵逼其營雅賢乘醉單騎逐之世勣部將潘毛刺之墜馬左右繼至扶歸未至營而卒甲午諸將復往逼其營

潘毛爲王小胡所擒黑闥運糧於冀州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名振以千餘人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秦世民與劉黑闥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潛師襲李世勣營世民引兵掩其後以救之爲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略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唐主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其精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力不能支王小胡謂黑闥曰智力盡矣宜早亡奔遂與黑闥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衆大潰斬首萬餘級溺死數千人黑闥與范願等二百騎奔突厥山東悉平秦王世民自河北引兵將擊圓朗會唐主召之使馳傳入朝乃以兵屬齊王元吉庚申世民至長安唐主迎之於長樂世民具陳取圓朗形勢唐主復遣之詣黎陽大會軍趨濟陰丙子行臺民部尚書史萬寶攻徐圓朗陳州拔之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於唐

秦王擊圓朗下十餘城聲震淮泗杜伏威懼請入朝秋七月甲申秦王世民以淮濟之間略定使淮安王神通行軍總管任瓌李世勣攻圓朗乙酉班師

李子通叛唐伏誅

李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旣來江東未定往收舊兵大功可立遂相與亡走至藍田爲吏所獲

隋從吾

厄言曰唐初僭國偽主如李密朱粲高開道李子通輩皆據土失眾歸降唐者唐釋不誅而復爵之可謂厚矣而尋復叛亂德於何有然則薛仁杲王世充竇建德蕭銑之誅亦有所不得已也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隋漢陽太守馮盎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為總管

八月突厥寇并州唐遣鄭元壽如師頡利引還

冬丁巳唐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

淮陽王道玄將兵三萬擊劉黑闥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輕騎

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秦王深惜之曰道

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

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輕騎深入雖屢犯危殆而未嘗為天

刃所傷

尹氏曰前書命秦齊二王擊黑闥繼書秦王破黑闥則成功者

秦王也至此上書遣元吉而下書道玄敗沒則元吉受任為無

功矣唐祖是時蓋默忌秦王功高而猶幸餘子有功足以敵之

初不料元吉之不能勝其任也觀者以是察之知書法之意矣

十二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元吉不敢進而

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唐王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

唐主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

且辭及唐主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太子唐主將立之世民

帝王開基

卷之三

三九

固辭而止唐主即位乃立長子建成為皇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武德五年冬十一月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唐主世民功名日盛唐主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齊王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唐主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衛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秘莫能明也秦王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秦王是時東宮諸王公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恣為非法有司不敢詰秦王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駿馬携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

與詔赦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使唐之政終於如此亡隋之續

秦王平洛陽唐主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秦王求寶及為親屬求官秦王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秦王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唐主唐主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唐主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唐主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耶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又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胡氏曰太子令二王教與詔赦並行雖高祖隆愛諸子之失太宗獨不知其不可而辭之耶房杜諸人亦無所警發何也高祖不思因事更制乃謂秦王為書生所教可謂易其言矣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

門而不下馬阿鼠恐秦王訴於唐主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
暴妾家唐主復怒責秦王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况小民
乎秦王深自辨折唐主終不信秦王每侍宴宮中對諸嬪妃思太
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唐主顧之不樂諸妃
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惟宜相娛樂而秦
王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
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
保全唐主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秦王寢踈而建成元吉
日親矣時唐主遣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
沒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齊王元吉不敢進太子中
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高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
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眾不滿
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
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唐主唐主許之十一月
甲申詔太子將兵討黑闥

范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申
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而勉太子以孝君子曰善處父子
之間矣王魏輔導東宮當勸建成以孝友則儲位安矣秦王有
定天下之功高祖欲立之能爲太伯不亦善乎乃使建成擊賊
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從此息乎以王魏
之賢猶如此况庸人哉

胡氏曰人之大倫有常有變若王魏能勸建成如東海王彊力

請而去則父子君臣之間變而不失其正矣
尹氏曰昔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諫曰太子奉冢嗣
不可以帥師獻公不從而申生亦卒不免今建成已正儲極胡
爲復使之擊賊是舉非但王魏失謀蓋亦出于高祖之意將使
建成立功以敵秦王耳夫太子本以嫡長次序而立豈論有功
與否正使殄平黑闥其功亦豈能敵秦王之一二此則胥失者
也夫晉獻公欲踈其子故使之將兵而唐祖欲私其子乃使之
擊賊雖所見不同皆私蔽之是固二君之過也

十二月魏州總管田留安擊劉黑闥破之

劉黑闥擁兵而南河北州縣皆附之惟魏州總管田留安不下黑
闥文之留安奮擊破之獲其將孟柱降六千人

太子建成兵至昌樂劉黑闥亡走

建成元吉兵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陣皆不戰魏徵謂太子曰
前破黑闥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齊王之來雖有詔赦其黨莫信今
宜悉解其囚慰遣之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
亡降黑闥遂與數百騎遁去

癸未

唐武德六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時太子建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黑闥奔走不得息至饒陽從
者纔百餘人餒甚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
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洛州

二月徐圓朗走死其地皆入于唐

三月梁將賀遂索同以十二州降唐

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柝反

初杜伏威入朝留輔公柝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爲之副公柝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不從公柝殺之遂稱帝於丹陽國號宋詔趙郡王孝恭李靖討之

冬十月置屯田於并州

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不合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議於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從之

十二月唐安撫使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

初輔公柝反與張善安連兵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公柝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大亮擊善安於洪州隔水而陳諭以禍福因單騎入其陳執手共語善安大悅遂許降旣而善安詣大亮營大亮執之送至長安赦其罪及公柝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七年甲申春二月高開道爲其下所殺

是歲高開道輔公柝皆敗死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綱目至是始以大統紀年

二月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斬輔公柝

先是輔公柝遣其將馮慧亮等帥舟師陳平通等將步騎拒官軍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渡淮次陝石慧亮等堅壁不戰皆曰慧亮據險兵強不可猝拔不如直指丹陽掩其巢穴靖曰公柝保據石頭兵亦不少豈易取哉進攻不下慧亮等躡

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不如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逐北兩戍皆潰公祐棄城走人執送丹陽梟首江南皆平

卮言曰隋末僭國偽王於是盡矣惟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然朔方一郡不足數也故綱目於是年始以大統歸唐而秦涼鄭夏吳楚定楊漢東魯郡皆太宗自將平之盛矣哉太宗之烈也

學海

部卷之二百三十六

學海君道類卷之一百三十七

創業類

十

帝王開基

四

大業篇

九

太宗平內難章

武德七年甲申夏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遣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秦王從

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實於寢內欲刺秦王建成性頗仁

厚遽止之元吉愠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

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

東宮有左右長林門

又密使右虞侯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東宮

帝王開基

卷下四

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襦州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秦王與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秦王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遺文幹二人至幽州上變告太子使幹舉兵使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官言狀上怒托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赴太子舍人徐師暮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其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改是夜置之幕下餽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長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古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

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甲子上詔秦王世民謀之秦王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他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官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繼至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官秦王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與左衛率韋挺天策參軍杜淹並流於嶺州秋七月秦王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文穎誅之

范氏曰建成善募甲兵以危君父其罪大矣高祖不以公義廢之乃惑於姦臣之計牽於妃嬪之請至使兄弟不相容於天下皆高祖不明之過也

尹氏曰楊文幹之反事連建成綱目書之分注載之高祖是時若能按其罪而黜之則無他日兄弟相殘之禍矣惜哉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八月突厥受盟而還

突厥寇并州上議棄長安徙都樊鄧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皆贊成其策秦王諫曰臣請係頡利之首致於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乃止建成與妃嬪因共譖秦王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卽退秦王外托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秦王曰此馬甚駿能超數澗弟善騎試乘之秦王乘以逐鹿馬蹶秦王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秦王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民汝求之一何急耶秦王免冠頓首請下法司案驗上怒不改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秦王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秦王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世民引兵拒之遣人說突利突利乃請和親世民許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

與盟而去

九年丙戌夏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

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尚書溫太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張亮將左右王保千餘人之洛陽陰結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以恣其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太子夜召秦王飲酒而醜之秦王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秦王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秦王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

白吹以東皆主之

秦王時領陝東道大行臺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

故事秦王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子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即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秦王於上上信之將罪秦王陳叔達諫曰秦主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

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府朝猶言朝廷也漢時郡僚謂本郡為朝郡亦此類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社稷存亡之機聞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秦王召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秦王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敬德辭建成怒遂與之絕元吉使人刺之不得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秦王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秦王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及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秦王心腹惟長孫無忌尚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右侯車騎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秦王誅建成元吉秦王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問於李世勣世勣辭秦王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秦王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命元吉督李藝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志節段志玄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暉密告秦王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

不信

考異曰舊傳以為建成實有此言而昨告之按建成前酈秦王高祖以知之今若明使壯士拉殺而欺云暴卒高祖豈有肯信之理此說殆同兒戲今但云晳告建成等則事之虛實皆未可知所謂疑以傳疑也

吾當使人進說令授

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復秦王以晳言告長

孫無忌等無忌等勸秦王先事圖之秦王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

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亦不可乎敬德曰

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

晏然不以為憂大王縱自輕如宗廟社稷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

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

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為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

能復事大王矣秦王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

事有疑非智也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蓄養勇士八

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秦

王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

齊王曰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

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

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

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秦王猶未決衆

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為井中

之泥塗廩不下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

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秦王命卜之幕僚張公謹

自外來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

容得已乎於是定計秦王令無忌密令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

容得已乎於是定計秦王令無忌密令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

事王今若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秦王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
叛我耶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
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
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
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
上以其狀受秦王於是秦王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
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
親魂歸地下實耻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
庚申秦王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秦王表
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
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
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
覺變即跋馬東歸宮府秦王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秦王再三不
殺秦王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
秦王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絙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
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
軍馮翊馮翊聞建成死嘆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迺其難乎乃與
副護軍薛萬徹屈咤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
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
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
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
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雋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

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將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官
在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翊既殺敬君弘謂其徒
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秦王使尉
遲敬德入宿衛敬德環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
誰耶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以兵誅之恐驚動
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
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
望重其爲姦謀今秦王以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
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事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
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
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
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
召秦王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感秦王跪而吮上乳號
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
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
後立爲大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
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
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
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並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
王分處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秦王屢使諭之乃
出秦王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秦王爲皇太子又

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者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容鄉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既而爲群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其所以大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先父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爲言而舜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固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所以同歸于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于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爲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爲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爲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爲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朱子曰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誅韋氏有功睿宗欲立宋王成器成器便理會得事堅不受

慈溪黃氏曰造唐者太宗也天下既定雖高宗且當退爲天子之父奈何又欲授無賴之建成乎使開創之初人彞泯絕終唐之世亂臣賊子接踵而不可救者雖太宗慚德居多在高祖亦有當審處者

丘氏濬曰綱目從唐史書世民殺太子建成金氏會編書世民弒太子建成何蓋世民於建成以家言則兄也以國言則儲君也名分已定書之以弒彼又何辭然則爲太宗計奈何觀高祖謂太宗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女爲嗣而汝固辭則高祖本意固欲立太宗也太宗於此真心推讓退處澤服是固無得而議矣若不能然揣之於已勢有不容已量之於人力有所不足則承高祖之命而不爲虛讓怡然居之則彼雖有辭而吾得以父命爲據矣不知出此而虛辭飾貌以相容懷機蓄智以相待一旦事勢所迫遂至喋血禁庭推刃同氣以貽千古之譏其爲太宗累也大矣或曰溫公謂太宗始欲俟其先發而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嗚呼應之之言豈所以施於骨肉手足之親哉若夫元吉陰與建成謀害太宗幸其事成而復圖之則是元吉非但得罪於太宗乃得罪於唐之宗社也非但太宗之罪人亦建成之罪人也其罪蓋不容誅矣故舊史書殺而此加以誅

謝氏曰世儒譏唐太宗蹀血禁門爲不臣不弟以春秋之法責之誠不得不爲法受惡矣詳攷群史太宗實無奪嫡之心而天命素定由于高祖處之未得其宜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漢之光武應昌期之王者也自光武而至太宗六百餘年中經陽九百六之厄正否極將泰之時龍鳳之姿天日之表非天實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乎晉陽伐罪弔民蓋出太宗之略而非高祖本心徵諸天下皆汝所致化家爲國由汝之語可見也武德以來李密化及薛舉世充劉武周竇建德群雄各帝一方兵強地廣出師太宗每勝而建成元吉每敗然則天下實太宗之天下而子有天下尊歸于父父建儲宮宜在太宗而不得循立子以長之常格明矣太宗率由子弟之道固辭儲位再三無幾微見于言面高祖遂定建成為太子以李綱輩輔導之建成乃昵近小人聲色是耽嫉太宗功高而陰爲擠陷之圖高祖盍不思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朱均不肖堯舜尚揖遜于其臣况兄朱均而弟堯舜又取天下于群雄之手而尊崇于父父忍以億兆生民之命而付之不肖之子俾後人笑吾猶吾之笑隋文可乎周太王非不知泰伯之賢也因孫昌有聖瑞而遂立季歷以傳昌季歷原非創業之功也光武非不知東海之賢也因明帝福德過之而遂廢彊以立陽明帝亦無興王之力也自古賢聖之君選建明德無功而超伯立仲以爲社稷生民之計况天下本仲氏之所取惟以父之故而伯氏偃然據之匪惟天命之不順太王光武之不爲而亦普天臣民之所不與也太

帝王開基 卷十四
宗甘守秦藩本無非望而黑闥方張河朔土崩不得已而奉命
征之旋卽元兇授首僭叛肅清建成復嫉之如仇凡可以讒謀
戕害者百爲之計太白經天之奏方形傳奕之章而明當詢問
之旨已成臨湖伏兵之慘禁廷之謀血出下人應兵之策而非
夙有賊兄之心也太祖且柰之何哉使高祖于卽位之初明詔
天下以秦王創業功高建爲儲震遵泰伯東海之條封建成以
大國則友于之情篤讓恭之誼高爲天下得人之仁著而彝倫
有攸叙之美四海仰風行之化矣惜高祖處之失其道而太宗
應之流于忍耳太宗謂史官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酈
叔牙以存魯朕之所處正類吁雖未必然而庶幾近之矣予故
於此而深恨高祖思之不審見之不早而太宗計出無聊應之
未仁處之未善亦所遭之不幸也

卮言曰唐太宗殺建成元吉後之說者有二一謂太宗有安天
下之功建成忌而害之太宗殺之比於周公之誅管蔡一謂立
子以長不以功建成當有天下而太宗殺之爲逆至金氏曾編
遂改舊史書殺建成爲弒殺元吉爲誅丘氏取之愚謂不然弒
之爲言施於君父者也春秋書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傳曰喪
未踰年不成爲君也今建成非君也安得書弒誅之爲言施於
顯惡者也春秋無此義惟綱目有之用之亂臣賊子今元吉未
反也安必書誅且以平時之名分而責於撥亂創業之主謬矣
高祖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宗廟饗而子孫保者太宗爲之也
方劉文靜謂太宗曰天下將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太宗曰

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是時太宗固已高光自負矣太宗之才自足以取天下則天下者太宗有也以太宗言帝位當屬高祖以建成言帝位當屬太宗此不但論其征伐之功而已今夫庶人之子封殖家業以統于父父挈以與其兄兄且忌弟而欲害之豈人情乎當時建成元吉蓄謀已久讒間已行太宗非有子臧季札之節則必有申生佞夫之禍矣太宗艱難百戰取天下於羣盜之手坐視不肯兄弟擾之而已乃欲守死善道修匹夫之行此豈其初心哉至我朝立廟以祀前代帝王創業之主與焉至唐祀太宗而高祖不與則公論定矣范氏又曰太宗手刃建成盡殺其子爲忍爲薄啓後誅滅骨肉之端此言是也君子尚論當從其至者夫子以天下事殷爲文王之德孟子以致辟管叔爲周公之過太宗德衰于文王而過大于周公曩令伯夷叔齊見之不知何以爲心也論者徒高大宗之功而諱其罪則後之罪浮於功者多矣先儒之論顧可少歟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亦召王珪韋挺於蒿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范氏曰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入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讐桓而得以之爲君建成爲太子且兄也秦王爲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爲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以北面爲之臣乎

尹氏曰太宗之德以納諫爲首稱今觀聽政之初卽擢王魏爲諫臣綱目亦首書於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致治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辨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反覆思之竊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終始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與彼王珪爲太子中允魏徵爲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耶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則高祖乃其君耳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爲此明日爲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官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非如齊桓子糾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矩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爲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彼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於下以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爲諫議大夫矣斯事繫臣子之大節所當別曰不得不詳而辨之

卮言曰唐之基業前後皆太宗所造也高祖得而享之建成不得而承之當時嫌隙已構非太宗殺建成則建成殺太宗也使建成而殺太宗後世更有餘恨矣况真主不死建成必自斃也王魏第東宮官屬耳高祖未嘗托孤寄命建成未嘗分闡授鉞

也建成死而君父自在何以死哉故魏徵爲太子忠謀則可爲太子死難則不可建成存而讐太宗則可建成亡而讐太宗則不可太宗釋舊怨而不校又置以爲諫議恢乎君人之度哉范氏歷詆唐事其說近刻尹氏之論當矣

帝自稱太上皇

六月壬申上以手詔賜司空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爲太上皇有司擇日宜速奏聞

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廬江王瑗爲幽州都督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召瑗瑗心不自安謀于將軍王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爲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乃發驛徵兵君廓因帥衆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爲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秋七月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反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詣京師徵曰前官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誰不自疑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大喜

八月太子卽位

八月癸亥制傳位皇太子詔曰乾道統天文明于是御曆大寶曰位宸極所以居尊在昔勛華不傳昌厥緒揖遜之禮旁求歷試三

代之隆天下爲家繼體承基裔嗣相襲故能孝享宗廟立世長遠
貽慶後昆克隆鼎祚朕膺期受命握圖闡極大拯橫流載寧區夏
然而昧旦求衣日昃坐朝馭朽懷兢履水在念憂勤庶政九載於
此今英華已竭耄期倦勤又懷物表高蹈風雲釋累遺塵有同脫
屣深求閒逸用保休和皇太子世民又叶祥符夙彰奇表天縱神
武智韞極深雲雷締構霸業伊始義旗之舉首創成規京邑克平
莫非其力及皇極已建天步猶艱內發謀猷外清氛祲英圖冠世
妙筭如神伐暴除兇無思不服薛舉負西戎之衆武周引北狄之
兵蠟起蜂飛假名竊號元戎所指折首傾巢王世充藉府庫之資
憑山河之固信臣精卒承間首險建德因之同惡相濟金鼓纔震
一從兩擒師不踰時戎衣大定夷劉闡於趙魏覆徐朗於譙充功
格穹蒼德孚宇宙雄才宏略振古莫儔追我大唐繫其是賴而
居中作相任隆列辟百揆時總三階以平地屬元良實維國本萬
邦咸正兆庶樂推晷律呈祥休徵允集華夏載佇謳頌知歸今傳
皇帝位于世民所司備禮以時冊授公卿百官四方岳牧及長吏
下至士民宜悉祇奉以稱朕意夫政惟通變禮貴從宜利在因民
義存適要條章法度不便于時者隨意改易勿有疑滯昔漢祖揆
亂身定大功群臣推奉光宅帝位而事父資敬五日一朝備禮尊
崇號稱太上朕方游心恬淡安神玄默無爲拱揖憲章往古稱謂
之宜一准漢代庶宗社之固申錫無疆天祿之期永安勿替布告
天下咸使聞知太子冲讓不敢奉詔翌日朝于西宮面奏請曰堯
舜雖有至德有禪授之事然親覽庶政並經百年陛下以至聖之

德撫有四海殆將十載臣望陛下遵堯舜之道以百姓爲心高祖
祖曰吾思此事已熟懷之久矣故欲怡神以養生不欲矯情以從
物惟恐性不能盡歡娛身不能恣逸樂自不能觀五色耳不能聽
五音口不能極膏腴鼻不能分臭馥今傳受得所業泰身安此是
怡神以養生曾吾之宿志若乃飾仁義矜智能勞神以施號令疲
形以行賞罰此是矯情以從物非吾心之所取也夫善治外者不
傷性善治內者不累身吾方以道攝生養性故脫屣于女豈可嬰
吾以負重哉太宗稽首固請高祖曰夫爲人子務自致其親于安
樂吾老矣傳女以萬幾若不從是非孝也太宗弗敢辭于是遣太
太尉司空魏國公裴寂賜策曰夫天生蒸民樹以司牧三靈輔德
百姓與能身自夏履傳業裔祚軌物長世率由茲道朕祗膺靈命

肇開寶曆聲教所覃無思不服然而萬機填委九區輻輳明發不
寐考極觀書聽政勞神經竭慮深思閒曠釋茲重負咨爾聰明
神武實天生德君人之量爰備夙成王業初基雲雷伊始英謀獨
斷秘策潛展及拓定關隴澄清河洛北通玄塞東靜青丘宏圖遐
舉元功克茂氛霧廓清鯨鯢盡殄澤霑分外聲暢無垠總通機衡
百工以乂敷弘德化四門允穆謳歌所屬宇內宅心象緯告徵靈
明斯在朕是用上稽蒼昊俯順黔黎推而弗居永垂顯號致皇帝
位于爾躬今命司空上柱國魏國公寂尚書左僕射上柱國宋國
公瑀齎璽綬爾其纘承洪緒對揚休命式隆寶祚以康四海太宗
固讓詔不許之甲子太子卽位于東宮顯德殿兼遣太尉司空裴
寂柴燎告天于南郊曰皇帝臣某敢以玄牡昭告皇天后帝太上

皇厭居正極疑情姑射倦此萬幾釋茲重負人臣不可以無主天
敘胡可以無敦曆數有歸俛當寡薄神器有奉用集太平懼忝帝
位固辭弗克遂膺大禮臨馭兆民敬簡元日告類上帝卽皇帝位
惟神敷佑萬邦永綏天極

劉氏曰綱目書傳位明有受也此則曷爲不書傳譏也若曰帝
則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卽位云爾授受之際其亦未有以暴白
於天下矣是故太宗之立書太子卽位而不書傳肅宗之立書
太子卽位而不書傳皆有憾之辭也

冬十月詔追封故太子爲息隱王齊王爲海陵刺王改葬之

後追復
息隱王

爲隱太子海陵
刺王號巢刺王

太宗皇帝貞觀

元年

春正月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

二年

戊子

夏四月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首降

劉氏曰唐初諸僭國非叛臣未有書討者此其書討何名然其
迷復也故前書寇今書討

二年

巳丑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太上皇以弘義宮有山林盛地乃徙居焉改名大安宮詔曰書云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易曰通變宜民使民不倦故太伯端委周室
以隆東海就國漢基方永立權致位可不然乎朕世襲淄衣蒙傳
鼎業佐魏及周勤勞王室有隋御曆地居戚里常以補天在慮納
揆爲心大業道喪皇極如燬傾維折柱天下分離塗炭納隍黔黎
殆盡顧茲九有鋒鏑縱橫靜念扶持計無所出世民幼懷大度性
合天道韞經緯之奇文包湯武之遠略深謀秘策沃朕拯溺之心

壯志雄圖啓予救焚之志因其感激許以經綸合義興師投袂而
起車次于平陽之阪劔及于孟津之會元戎所詣冰消霧卷曾未
浹旬廓清京邑定非常之業建不世之功上古以來未之聞也朱
旗西指則仁杲喪元白羽東臨則世充泥首摧武周如拉朽收建
德若拾遺至若黑闥餘兇圓朗小醜三捷七擒不可勝計一人之
力冠今超古慕之遐邇豈待昌言往以建成嫡長冀其養德日就
不謂慝怨友于忌能毀善讒言屢發殆至鑠金賴天啓朕心宗社
降福密寤凶邪指麾殲殄朕媿受浸潤深念元功乃敬授帝圖先
天傳政懼其溢滿驕上未稱三靈之心縱慾恣情不恤萬方之重
朕故仍居紫極處之肅成察其復禮觀其齊政露往霜來四載於
茲矣比聞思我王度克難克艱昧旦丕顯去奢去泰朝夕視膳蒸
蒸之性日嚴昃景翼翼之情日慎南越驟服北狄款關四海
晏然五兵偃戢招君璋之衆只用尺書屠師都之城無虧寸刃公
卿輯睦遠邇又安金鼓絕於疆場心鏡懸於億兆盡善盡美吾無
間然匪天祐之孰能至此令月吉辰風調雨順俯觀人事仰鑒穹
昊當養性別宮使其正位居中宜令有司具禮務在周備朕得脫
屣高蹈擬跡於軒轅授曆傳璽爰屬於啓誦大寶既固十年惟永
付託有所何樂如之百辟卿士等或晉陽從我同披荆棘或秦邸
故吏早預腹心並以德舉言揚進忠顯效保乂社稷天平地成惟
當帶礪山河與國休戚可悉心輔弼無黨無偏罔或隳哉替而不
績善事元首稱朕意焉帝奉表固讓曰臣聞至敬無文至誠不飾
地居臣子不以小忠撓志情兼家國不以細行嬰心臣蒙獎厲擢

居天策戰必以死實深愍于黎庶奮不顧命願無忝于宗社規摹指麾皆稟勝筭人助神佑遂得成功安敢貪天自為已力前以聖人大寶濫鍾愚懦臣謂肅成理務禮通監撫日慎一日不敢推辭今奉茲詔更垂諭獎予以四海乂安褰裳紫極歸尊軒轅天下幸甚令臣卽當啓誦不覺厚顏頊者陰陽尚愆嘉穀未穗政治有虧刑具不措恐眇身多罪以及萬方伏願天慈仍安大極俾民知堯曆玉燭順序網開湯祝金科削編後降輦西宮于事未晚付臣宣室不敢當仁臣志在亡私冒丹轂上上皇手詔曰君之于臣尚須探察父之審子豈可同常汝夙懷忠孝吾愛汝過于諸子况立功德具如前詔所恨吾受讒言幾至投杆上天降福神氣安寧此乃宗廟有靈非獨吾之幸也比察汝德政聽汝德音洋洋盈耳副吾昔齊有糝政而致小白晉有艱難而獲重耳今天下慶賴在汝一人頃者寒暑不調水旱垂節止是吾與汝安處未得其位所致承乾所居非少陽之體吾今往西宮思萬代之福汝何勞焉抑頗此言請但深思大道永保社稷善始令終無或懈怠奉行吾詔勿以小讓爲懷至公之言彼宮此室勢何殊也異姓之賢尚欲權之今汝已克負荷應茲當璧其尉吾意宜絕常辭也帝不敢忤意乃止乙亥太上皇居于太安宮帝親待輿輦百僚陪從置酒高會極懽而罷甲午帝正位于太極殿

唐顧况進高祖受命造唐賦表臣况言臣聞上古滅跡以恢至道其次立名以扶大化臣山谷之人頃爲韓滉參謀滉性嫉惡臣性孤直滉先朝露臣復故山陛下拔臣臣况口噤汗出不敢論天下

事然自開元天寶已來耳目所接精經茂德略有百人不需一命非不欲出無益所以不出豈大國無人而黨與之徒未詳菽麥驟居清貴此由權臣上負明主下負蒼生中遏賢路耳是非邪正勢不兩立唐有天下賦歛甚薄刑罰甚寬神人保和鳥獸咸若然而時有反側逋逃之誅得無因乎惟天啓聖無有一物不得其所書曰遠人不服來以文德德猶土也廣厚載物文猶火也光明麗天尅金之象生土之義蓋聞朝出群龍多士如海出夜光明月所以別好惡而扇華夷采有影不從表聲不從聽聖德惟新頌聲不作臣下之闕也謹進高祖受命造唐賦一篇論皇家大慶歷祥延及况若光靈促臣上獻伏惟陛下赫赫巍巍與天同功鳳凰巢于阿閣麒麟乳于郊藪臣之願也無任水谷之悾謹奉表以聞臣况誠

惶誠恐頓首謹言

欲出下一本有知出二字

賦序曰隋文帝滅陳盪定海內煬昏有罪墜失先業身滅國替幼恭以神人非聖莫可乃命太保蕭造奉皇帝璽綬歸我高祖高祖固讓謠歌獄訟已歸唐矣而薛舉王充竇建德等陳勝倡禍爲漢作階夫鹿臺之積非無財也閭左之戍非無卒也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臣諸侯非有土也隋地徧天下二帝之業一朝掃盡可不謂大悲乎吳公子札古之達天命者其歌唐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氣蒸芒碭龍躍太原天命也昔司馬相如賦子虛諸侯之事非天子之事漢武聞之猶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班固張衡左太冲所賦兩京三都各務誇大而王者受命則闕而不書蓋賦者古詩之流古者採詩言之無罪今王澤不竭斯文未喪

翰墨間作其誰曰不然先王建國始以文經上行下効終以武定
 疆本弱枝四方翕然無凶人矣故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應
 天順人武王所以克商也書云帝堯聰明文思帝舜濬哲文明斷
 自唐虞洎乎周漢帝王美稱以文為首我唐文德宜在三代之上
 微臣賦頌恥居數子之下初論隋氏顛覆次論皇家開統末論告
 厥成功簡于上帝鋪乎下土播乎無窮固非常才淺慮之所能及
 意者實以祖宗光靈引耀鼓動之所致也其辭曰在桓靈之道墮
 兮本小而末大下陵而上替君臣相失南北歷帝天醜隋而命唐
 纂周漢之鴻裔大哉文王王季其父武王其子父作子述叶天命
 以應期煬為不道庶官攜貳魚爛土崩荒沉所致雖曰匹夫之勇

一作雖匹

有盜中原之意凶貫既盈果不保於神器江都之禍酷

甚望夷之事亡國之君雖綿古而必類王者父天母地非所以
 其身而貪厥位豈有男女疾痛而父母不為之歔歔乎此真主所
 以乘時而建義也曾不一戰而得行其志湯武應天也其實昔師
 高祖受禪也其實揖讓猶感恩以慟哭乃立代而尊煬仗順而升
 蓋前經之所曠承土德以播業兮與炎靈而更生維李其根降居
 真源洎武昭之隴胃揚太祖之周勲典則明融是將貽乎子孫高
 皇生而豁達大度徇齊弱而能言神光佳氣兮爛以氛氲中疑白
 雀兮戴紫雲隱隱矐矐兮始乎太原君子得時有如追奔岷峨遵
 江兮河出崑崙雷砰一作砢電掣浩浩渾渾厥波雖雄為海所吞乾
 健而坤順兮利配乾而法坤有何姦豪恃險偷存乃建皇極鍾乎
 歷數革舊鼎新兮式間封墓走百神以咸秩兮包五岳而作固過

蒲津而川后增流兮次霍邑而山靈告路彼上慘兮我寬刑以
 薄賦陋茅屋乎土階遵朱于與大輅乃有嚴更之署環衛鈞陳文
 昌武庫玉冊韜府兮內八景之真文金盤粲一作霞兮承九天之
 清露元聖有作恢法慶也厥祖草昧諸夏宗臣蠻夷酋長從德如
 歸若王固讓而天下可違乎有社稷焉不可闕祀有蒸人焉不可
 無主是以木曰威仰火曰熯怒辰戌丑未王我唐土天寶若曰四
 海橫波虞劉札嗟若王盤桓柰天下何義寧二年五月甲子高祖
 卽位木宮曰甲水宮曰子支干相生成字為李雖子卯不舉而以
 是為戒此臣子所以服泰階也神祇叶從龜筮攸同乃更正朔以
 刀文符開通告于上下子昧乃德嘉乃丕績若將殞于厥躬草艾
 渠魁等曰英雄拔萬姓於湯火兮散三光於吳窮此皇王所以

職教化也非天下衍不應非聖不作造我鉅唐在夏之興弼成元
 服經啓九道荒厥迹之茫茫在周之興西至流沙東至樂浪重九
 譯乎越裳在漢之盛大夏身毒月支夜郎辰韓之國畫疑革傷行
 未若我唐歌其聲舞其容十有二部鏡一作立乎中央唐既有土
 德樂亦有臣妾易曰殷薦上帝又曰行地無疆提封所經聲教所
 被窮天下之珍怪截海外之梯航逾蟠桃而跨弱水兮蓋四十萬
 里鳥飛驥驟兮鱗萃乎舩艍不以三代為境土七雄為富疆乎何
 則漢高提劍學校興於文景周武載戈頌聲作於成康卜代三十
 延祚四百亦謂之享國久長與夫青牛紺幘白馬朱鬃報千祀於
 元君兮呼萬年於太行林邑貢能言之鳥大宛奉汗血之馬孰與
 四白鹿四白狼乎擒建德於武庫兮格魏公於教倉耕有三十年

之畜以備凶荒戰有百萬衆之師以警戎羌胡驕則馬銜塞草寇
 虐則龍決天潢又孰與周漢之廣建康莊在歲九天之下九地之
 上兮合二九爲一方疑碧樹於洞房送白雲於帝鄉舞破陣於清
 廟兮準文始與西廂迎氣於東郊兮養老於上庠禘祫之禮秬鬯
 珪瓚兮辟雍明堂襲蛟鱸之馥馥疊鼉鼓之鏜鏜羽林孤兒青衿
 胄子森琳瑯以鏘鏘河山巨防百二盤岡渭水貫都兮來天漢之
 湯湯浞龍宮而梢鬼國延苑囿而峻墉隍驅一作馳駒駟犀象乘
 黃附翼之馬骨騰肉飛滅沒陸梁驚出女床鷓雞白鷗孔翠翱翔
翔一作相縮砂磧與江湘休徵四塞兮花萼連芳大容揮絃兮子晉吹
 簫飛廉馳道兮河鼓服箱雍門韓娥流徵叩商徹歌鐘於未央校
 羽儀於長楊升平既久兵設不防虜自燕垂陷乎洛陽雷雷遶難

金火耀芒上帝之哀下人兮生魂魄而赴膏肓楚詞曰帝命巫陽有人在下鬼魂離

散 肅宗龍飛日出鳳翔今四誅犬羊代宗赫怒今草被嚴霜復九
 廟之郊裡三辰忽乎擘煌扶已撓之厚棟細既絕之頽綱然一胡
 作亂四海犇亾父習乎勇毋抱其子乘城看戰電掃八荒天下大
 定朝廷無事帝端拱于穆清呀溟渤以爲池兮拓宇宙以爲城務
 子來之經營乃有棟宇之盛砥瓠礪刻桶雕楹甲乙於方中兮
 勢天矯而上征東西兩京岳立雲峙宮室相望八百餘里雖千數
 萬名猶未盡也翼翼峨峨重關四塞抵昆明而瞰太液象蓬壺之
 廣大踐太華而節終南抱周秦之襟帶於是偃師偶人郢匠朽壤
 之輩工發藻繪情生眇眇式瞻魄駭爰處體怵乃有輿服之飾鏤
 轂錯衡霓旌羽蓋紋綵綉戶宵玲瓏以相對明月夜光煥合影乎

其內青琴素女間木難選詩珊瑚間木難注色珠也一木作蘭恐碧誤之飾響結綠之

腰珮嗟神人之叶和感雨露之霧霈職貢隘入貢車溢載馮夷一作

永夷蓋馮夷別名陽侯既降於英靈木魅山鬼不勞乎祈賽于時太府太

倉粟腐繒敗荔枝橘抽魚鹽惟錯之翁隘幽明黜陟輕重約法之

殿取重二百年天下九百餘萬戶六千三百萬口僅輕歛寡國富

家肥碩礪岌岌硠礠今沸渭駁沓訇訇噦噦今且地罄天來

朝會今天子於是乎班瑞等威卑其君長降為牧守宸衿恢張以

天地之無外一萬二千年為一紀三萬六千年為一代古者登太

山七十二君兩漢踵武亭亭雲雲八百餘年寂寥無聞我唐傳祚

已來革隋一封岱二克復三除亮四五將發三開備南正司天北

正司地勾測影於北至建相風於南事太微太一金版玉簡逮夫

淹中闕里之類蓋三十萬卷傾古今之文字振古以來未之有也

其事始於武德成於貞觀興乎一作於乎開元天保之間唐虞夏殷之

世不足多也然則天子四海為家六合為都方明參乘昌寓為御

三載考績五載一巡狩觀萬國之有無禹會會稽舜遊蒼梧曰猗

予后後來其蘓天子於是命有司興農圃廢土木放女謁斤讒夫

臣拜手稽首載陳厥謨康哉良哉耻其君不及唐虞

唐起義堂頌序曰堯以天下禪舜舜以天下禪禹禹將宅百揆總

萬國一讓于稷高再讓于臯陶稷高先舉彼商與周以之更盛臯

陶後天我國家於茲受命非舜以考天而疇咨審靈命之陰隲非

禹以亨天而德讓知曆數之有歸及乎玄元間出光大前慶聖道

德而統運依清虛而立法天祚我李厥惟舊哉并州起義堂者皇

天造帝之初高祖誓衆之地也隋氏失御國亂無家小道自賢大才胥忌惟宮室陂池之好惟沈湎暴虐是保上帝不歆黎人咸戚六軍禦海而東敗萬乘過江而南覆豺狼入邑獫狁爭人黔首囂然方將無訐我高祖感之乃龍耀晉水鳳翔太原百姓前驅萬姓來奔開咸陽入天門用湯武之兵靜新室之亂遵唐虞之典承太王之基率百官受終於文祖輯五玉班瑞于諸侯類圓裡方之禮備封功爵德之議允約法惟簡代虐以寡子惠困窮懷柔蠻貊金石一變日月重華近古以來未有革命易姓若此之盛者也非天私我有唐惟天祐於積德非唐求于人庶惟人懷于累仁當此之時太宗內啟聖謀外行專斷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駕英雄而爲奧主一區域而定大業周詩曰昊天有成命后受之信令之謂也若夫修德以降命奉命以造邦源濬者流長根深者葉茂天人報應豈相遠哉觀周之興始于后稷公劉承以大王王季皆勤儉忠厚克廣前烈至于文王承之武王啓之康王安之故卜世三十二年八百天所命也我唐之興也始于皐陶玄元承以景皇元帝皆立言邁德垂裕後昆至于高祖受之太宗有之高宗守之中宗復舊業睿宗新景命比之周室我何謝焉且如陳德明刑庶其躬稼之績玄宗道要小其避狄之仁化流率土狹其江漢之域義寧大朝命年代未可涯也仲尼曰惟天惟大惟堯則之又曰韶盡美以又盡善也非至德其孰能如此其大者乎於戲先后捨元子而立予王鬯頒大位而付予天下自高祖創業百有六戰欽承丕緒十有

四載東西南北無思不服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實惟藝祖儲福之所致豈予幼孫菲德之能及方將運心于玄妙之境勵志于造化之爐發令爲祥符施惠爲霖雨任賢爲兩曜伏能爲四時俾溥天之下有形者遂全懷生者自足樹鋪野繭田種嘉穀斷雕爲撲捐珠棄玉追大庭而齊風夢羣脊而同俗非曰能爾願憑宗祐而效焉癸亥之歲獻春正月濟河橫汾省方展義存問黎老緬慕本邦城郭巍然桑梓如舊覽風物之憂思尋王業之艱難惟高祖若天地之覆載化成萬類惟太宗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表舉晉陽之甲除君側之盜由唐侯之封升天子之號肇基發迹實在於茲仙駕無所或顧懷于舊土靈魄無方儻來歸于此堂郡縣之所宜嚴奉前人有言曰禮不忘本樂保其德如姬詠周原而劉歌沛邑思

我烈祖如聞歎息之音嗟爾後人無念成功之頌頌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降監四海求人之瘼吁彼隋煬其政不獲眷我高祖此惟其宅天輔臯陶刑名教道遵老氏同玄體妙仁表四孔明融獨照隨父託心史良辨貌高祖誕靈神光夜耀天妹作合日兄慶紹祚生文帝膺運會昌首唱高祖騫飛晉陽萬夫一心元戎啟行火旗炎炎雲鳥洋洋五星迓帝萬國謳唐天網恢疎王師節制威雅連戮老生摧斃山祗引軍河龍渡帝渭滄散積離宮弛閉關輔來蘓遠方咸思長安宮室上法太微隋遷寶鼎唐在璿璣仗入雙闕詔出九圍三靈協載百祿同歸帝謂太宗表正封畧濤蕩颶掃霆馳電爍劔不摧鋒弩無再曠西平汧隴東取河洛杲密德克頭懸面縛北走獯鬻南達蠻荆遼碣作父梁岐底平風動神行海隅蒼

生莫不來庭於昭義堂哲衆資始天命所起于胥頌美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戲皇王緒思不忘

舊唐書高祖本紀論曰有隋季年皇圖板蕩荒主燁燎原之焰群
盜發逐鹿之機殄暴無厭橫流靡救高祖審獨夫之運去知新主
之勃興密運雄圖未伸龍躍而屈已求可汗之援卑辭荅李密之
書決神機而速若疾雷驅豪傑而從如偃草洎謳謠允屬揖讓受
終刑名大剗于煩苛爵位不逾於適軸繇是攫金有恥伏莽知非
人懷漢道之寬平不責高皇之慢罵然而優游失斷浸潤得行誅
文靜則議法不從酌裴寂則曲恩太過姦佞由之貝錦嬖幸得以
撥蜂獻公遂間於申生小白寧懷於召忽一旦兵交愛子矢集申
孫匈奴尋犯於便橋京邑咸憂於左衽不有聖子王業殆哉

贊曰高皇創圖勢若摧枯國運神武家難聖謨言生牀第禍切
肌膚鳴鴉之詠無損於吾

新唐書高祖本紀贊曰自古受命之君非有德不王自夏后氏以
來始傳以世而有賢有不肖故其爲世數亦或短或長論者乃謂
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積功累仁其來也遠故其爲世尤長然考於
世本夏商周皆出於黃帝夏自鯀以前商自契至於成湯其間寂
寥無聞與周之與異矣而漢亦起於亭長叛亡之徒及其興也有
天下皆數百年而後已由是言之天命豈易知哉然考其終始治
亂顧其功德有厚薄與其制度紀綱所以維持者如何而其後世
或寢以隆昌或遽以壞亂或漸以陵遲或能振而復起或遂至於
不可支持雖各因其勢然有德則興無德則絕豈非所謂天命者

常不顯其符而俾有國者兢兢以自勉耶唐在周隋之際世雖貴
矣然烏有所謂積功累仁之漸而高祖之興亦何異

或絕或微然其有平天下年幾三百可謂盛哉豈非人厭隋亂而
家德澤繼以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籍扶持而能
永其天命歟

舊唐書太宗本紀論曰臣觀文皇帝發迹多奇聰明神武拔人物
則不私於黨貧志業則咸盡其才所以屈突尉遲由仇敵而願傾
心齊馬周劉洎自疎遠而卒委鈞衡終平秦階諒由斯道當神堯
任讒之年建成忌功之日苟除畏逼孰顧分崩變故之興間不容
髮方懼毀巢之禍寧虞尺布之謠迹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
可稱一人而已

贊曰昌發啓國一門三聖文定高位友于不令管蔡既誅成康
道王貞觀之風到今歌詠

新唐書贊曰盛哉太宗之烈也其除隋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
庶幾成康自古功德無隆由漢以來未之有也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七 終



薛稷書贊曰溷結太宗之際也其創制之蹟其迹最為近姪也之矣

彭徽王貞贖之風怪今烟精之語述其聽斷不惑從善如流千載

贊曰昌發啓固一門三聖文安高出文千不令嘗蔡潤精為泉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八

創製項

帝王開基 五

大業篇 十

宋并天下章

太祖皇帝姓趙氏諱匡胤涿郡人同時以戰功歷殿前都虞侯

宋史曰帝諱匡胤涿郡人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丙戌明宗每夕於

宮中焚香祝天曰某本胡人因亂為眾所推願天早生聖人以為

生民主明年丁亥帝應期生於洛陽夾馬營及長容貌雄偉器度

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漢初漫遊無所遇合襄陽僧寺有老僧善

術數顧曰吾厚贖爾北往則有遇矣會周祖以樞密使征李守貞

太祖應募居帳下廣順初補東西行班首拜滑州副指揮轉開封府馬直軍使甲寅周世宗卽位太祖復典禁兵宿衛北漢入寇周主自將兵禦之戰於高平合戰未幾指揮樊愛能等先遁軍勢危太祖麾同列馳馬衝其鋒漢兵大潰乘勝攻河東城焚其門左驛中流矢周主止之還拜殿前都虞侯領嚴州刺史

丙辰

周世宗榮顯德三年

春三月周遣趙匡胤將兵襲唐滁州克之

正月壬午周主親征淮南大破唐兵於正陽東皇甫暉姚鳳退保清流澗丙辰周主至壽州營於肥水之陽命諸軍圍壽州唐兵萬餘人維舟於淮營於塗山之下庚申命趙匡胤擊之匡胤遣百餘騎薄其營而偽遁伏兵邀之大破唐兵於渦口斬其都監何延錫等奪戰艦五十餘艘二月丙寅下蔡浮梁成周主命匡胤倍道襲

清流關皇甫暉等陳於山下方與前鋒戰匡胤引兵出山後暉等大驚走入滁州欲斷橋自守匡胤躍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暉曰人各爲其主願容成列而陳匡胤笑而許之暉整衆而出匡胤擁馬頸突陳而入大呼曰吾止取皇甫暉他人非吾敵也手劍擊暉中腦生擒之再擒姚鳳遂克滁州後數日匡胤父弘殷爲軍副都指揮使引兵夜半至滁州城下傳呼開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旦乃得入周主遣翰林學士竇儀籍滁州帑藏匡胤遣見中絹儀曰公初克城時雖傾藏取之無傷也今旣籍爲官物非有詔書不可得也匡胤由是重儀周主詔以馬崇祚知滁州初永興節度使劉詞遺表薦其幕僚薊人趙普有才可用會滁州平范質薦普爲滁州軍事判官匡胤與語悅之時

獲盜百餘人皆應死普請先訊鞫然後決所活什七八匡胤益奇之匡胤威名日盛每臨陳必以繁纓飾馬鎧仗鮮明或曰如此為敵所識匡胤曰吾固欲其識之耳戊寅匡胤遣使獻皇甫暉等暉見周主言曰臣鄉日屢與契丹戰未嘗見兵精如此因盛稱匡胤之勇周主釋之後數日卒

尹氏曰帝王之興其施為氣象自與常人不同是時周世宗舉兵南伐而我太祖實任先鋒之寄滁州之戰皇甫暉乞容成列太祖笑而許之其度量已異於常人遠矣至於宣祖傳呼城門而太祖以王事不敢開寶儀籍滁州物不以應命而太祖由是重儀趙普全活疑獄而太祖益奇普凡若此類是皆帝王大度之事非惟同時將帥無之雖當代之君亦豈能有此宜乎興建大業高出前古殊非近代所能企及綱目所以於太祖克滁之日備述於下則我太祖盛德大業蓋有由矣帝王自有真詔不十信然

夏四月周韓令坤敗唐兵於揚州唐兵攻六合周趙匡胤擊破之初周王詞知揚州無備命韓令坤等將兵襲取之匡胤奏唐天長制置使耿謙降獲芻糧二十餘萬韓令坤拔唐泰州三月甲午朔周主行視水寨匡胤乘皮船入壽春壕中城上連弩射之矢大如屋椽牙將張瓊遽以身蔽之矢中瓊脾死而復蘇夏四月唐將陳孟俊進攻揚州韓令坤棄城走周主遣張永德救之令坤復入揚州周主又遣匡胤將兵屯六合匡胤令曰揚州兵有過六合者折其足令坤始有固守之志周主自壽春至濠州乙亥韓令坤敗唐

兵於城東擒陸孟俊殺之唐齊王景達將兵二萬自瓜步濟江距六合二十餘里設柵不進諸將欲擊之匡胤曰彼設柵自固懼我也今吾衆不滿二千若擊之則彼見我衆寡矣不如俟其來而擊之破之必矣居數日唐兵出趣六合匡胤奮擊大破之殺獲僅五千人餘衆尚萬餘走渡江爭舟溺死者甚衆於是唐之精卒盡矣是役也士卒有不致力者匡胤揚爲督戰以劍斫其皮笠明日遍閱其笠有劍跡者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周主旣還大梁唐兵復取江北諸州周揚滁守將皆棄城并兵攻壽州

冬十月周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十月甲申以趙匡胤爲定國節度使兼殿前都指揮使

丁巳周顯德四年春三月周大破唐兵壽州降

周師圍壽春連年未下丁巳春三月己丑周主渡淮抵壽春城下親督戰於紫金山南命趙匡胤擊唐先鋒寨及山北一寨皆破之斬獲三千餘級斷其甬道由是唐兵首尾不能相救至暮周主分兵守諸寨還下蔡戊申至壽州唐壽州監軍周廷構以城降周主北還夏四月至大梁五月丁酉以趙匡胤領義成節度使檢校太保仍殿前都指揮使

冬十一月周主自將伐唐攻濠泗州十二月唐泗州濠州降

通鑑曰冬周主自將攻唐十一月戊子攻濠州命內殿直康保裔帥甲士數百乘橐駝涉水趙匡胤帥騎兵繼之遂拔之周主鼓行而東所至皆下丁巳至泗州城下匡胤先攻其南因焚城門破水寨及月城周主居于月城樓督將士攻城十二月乙卯泗州下戊

午周主將親軍自淮北進命趙匡胤將步騎自淮南進諸將以水軍自中流進共追唐兵辛酉至楚州西北大破之唐兵有汭淮東下者周主自追之趙匡胤為前鋒行六十里擒其保義節度使濠泗楚海都應援使陳承昭以歸所獲戰船燒沈之餘得三百餘艘士卒殺溺之餘得七千餘人唐之戰船在淮上者於是盡矣是日濠州降周主進兵攻楚州遣兵取揚州又襲泰州拔之明年正月遂克楚州唐主遣使獻江北地周主引兵還

宋史曰唐主畏太祖威名用間于周主遣使遺太祖書饋以白金三千太祖悉輸之內府間乃不行改領忠武軍節度使

己未周顯德六年夏六月周以趙匡胤為殿前都點檢

周主親征契丹以匡胤為水路都部署師次莫州匡胤先至瓦橋

關契丹守將姚內斌等舉城降關南悉平周主在道閱文書得

囊中有木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異之時張永德為殿前點檢

周主不豫還京師拜匡胤檢校太傅殿前都點檢以代永德

秋七月周以趙匡胤領歸德節度使

周主大漸召范質等入受顧命是日殂子梁王宗訓立是為恭帝

加匡胤檢校太尉領歸德節度

庚申周恭帝宗訓元年春正月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皇帝國號

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

正月辛丑朔周主宗訓以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檢慕容延釗將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下謹言將以出軍

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爲逃匿之計惟內廷晏然不知
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
者久之指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士
相聚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策點檢
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
官都知匡義宗太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
牙隊軍使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侯王
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胤寢所匡義普
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聞其言徐起將校已露刀列庭曰諸
將無主願策太尉爲皇帝匡胤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
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胤乃攬轡誓諸將
曰汝等貪富貴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
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貴
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至汴自仁和門入先遣楚昭輔慰
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未罷聞變范質執
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嚙不能對
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惶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
王彥昇追逐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殺匡胤進登明德
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
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六軍所迫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
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

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禫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禫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宜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服袞冕卽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以所領歸德軍在宋州國因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華山隱士陳搏聞宋王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宋主母杜氏聞宋主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

張氏時泰曰嘗讀宋史至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未嘗不嘆其言為至公而有所自也何也蓋石敬瑭篡唐而為晉劉彥篡晉而為漢郭威篡漢而為周彼晉漢篡國之由姑置弗論且以郭威篡漢言之當夫漢遣郭威伐遼之日威至澶州自立而還廢其主贇為湘陰公吾知匡胤之意以為周之篡漢亦猶漢之篡晉亦猶晉之篡唐歷代之君皆爾吾何為獨不然故率意因襲其弊而無忌憚也且古有朝委裘植遺腹之大義烏可因其主之幼自立為君而廢之也耶嗚呼匡胤稱尊號廢少主與周太祖郭威如出一律非篡而何且夫見得思義者君子之心見利忘義者市井之行觀夫匡胤高平之戰謂將士曰主危如此吾屬何得不致死力由是身先士卒卽退漢師厥功茂矣其後受命伐唐之初匡胤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叩城門匡胤曰父子雖至親城門王事也不敢奉命明日弘殷乃得入觀此則知匡胤君臣之義根于胸中牢不可破雖

父子之親弗能逾也使其秉心塞淵不改前轍托孤子周不亦
美乎或曰五季之衰杳冥昏黑乞養戎虜奴隸黥徒皆得爲君
匡胤此舉迫於衆情之不得已豈其本心哉不然孟子何以勸
齊梁之君行王道而爲天下之義主也匡胤義主也奚可罪哉
曰非也王道不過義焉而已一有非義抑豈所謂王道哉故曰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乘其主之幼而篡奪
其國者可以義主名之邪曰其事始於麾下之將士而成於匡
義趙普耳豈太祖之汲汲哉曰不然使太祖守義之心如石之
不可轉雖烏獲弗能奪也今焉彼衆得以售其謀者豈非平日
闡知其素志之有在邪故他日杜后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
矣臣嘗迹夫宋太祖篡國之心不在於陳橋兵變之日乃萌於
去年周主昀而幼子卽位之時也使周主不昀則匡胤守義之
心自若周主雖昀而嗣君賢且長匡胤守義之心亦自若也今
周主旣昀嗣君亦幼故其朶頤之勢突然以與彼一杯守義之
水安能勝夫輿薪射利之火哉惜乎天資素美之主而卒蒙萬
世首惡之名者守義之不堅也曰五代庸君暗主彼此相承使
非宋祖起而一之孰能一之乎曰恭帝雖幼君也匡胤雖賢臣
也臣廢其君可乎曰然則武王爲萬世之聖豈以伐紂爲非邪
曰恭帝無商紂之暴匡胤無武王之聖使恭帝暴於商紂匡胤
聖於武王亦終犯乎君臣之義况乎恭帝不紂而匡胤不武者
哉不然彼伯夷叔齊何甘於首陽之薇而苦於姬周之粟也綱
目開卷第一義而予韓通之死節則史臣之論益明矣曰宋與

周之得國不異如此周祚何其促而宋祚何其遠邪曰篡迹雖同而修德則異故也

周禮之論略一同詞之不載

厄言曰宋太祖起介冑之中以英勇知名非有崛起令眾之素也既秉節鉞遂總戎旅非有專國擅威之勢也一旦拔刃內向改玉革命而強藩僭國不敢以一矢相問何易易也方周世宗南征北伐已足以中原令天下四方諸鎮皆惴惴自固之不暇而何敢有爭中原之心周王倏殂嗣君初立宋祖出其不意取而代之一傳檄而天下略定矣李筠李重進以倉卒之孤軍安能抗素備之大眾乎然而內外廓清率土聽命向之陸梁跋扈不可制者莫不稽顙內嚮此非太祖不能定也宋人推尊太祖

百以為起兵異於唐遂貶抑唐太宗求其罪而譏

之蓋見太祖取之易以為天與人歸不必出於多謀而夫考夫古今之變也魏之代漢也操自為相國至於弒伏后封魏王而猶不敢篡位及子丕而成之晉之代魏也懿父子兄弟自為丞相至於弒帝后封晉王而猶不敢篡位及孫炎而成之劉裕則取之易者因其變也及石敬瑭之代唐也契丹立之為帝而後舉兵南向劉知遠之代晉也先稱帝於晉陽而猶稱其年號郭威則取之易者因其變也郭威之入漢也以漢太后幼主而軍士擁逼或以黃旗蔽體曰此眾心也宋祖之入周也以周太后幼主而軍士擁逼或以黃袍加身曰此眾心也何其先後之一轍耶蕭道成之篡劉宋使人逼宋主禪位曰官先取司馬家亦是如此嗚呼事一舉而天下駭再舉而天下疑三舉而天下安

矣五季之臣視其君如傳舍彼廢此立以爲固然故太祖之取天下若易然者亦因時之變也其迹視魏晉而猶甚焉而曰異於魏晉吾不信也太祖之自言曰慙負天地此其心之不自欺也其後卒爲令主不持蓋其竊國之迹而已而宋人乃欲以空言釋其慙可乎雖然天命真人事業各殊不可以一端論也太祖之規模不如漢高而寬仁似之文武不如唐宗而謀斷似之若其持身之正家法之嚴則有非漢唐所可及者天開有宋三百年之祚豈偶然哉

又曰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得其心有道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此言得民之難也史稱宋太祖北伐契丹軍士擁還遂以爲人心推戴若曰得衆得國而呂氏至比於沛父老殺長吏以應外兵何義之有而高帝爲之者因時以舉事也陳橋之事則異於是周世宗有平天下之心功未成而早亡女后幼主委裘南就中原晏如亦非有大無道可乘之時也且夫士卒之於主帥孰不欲其自尊大以徼寵利哉逼其主帥攻其君上事之不義者莫大於此矣况軍士之擁立不獨陳橋也鄴都之變李嗣源爲之一計矣澶州之譟郭威爲之再計矣然則陳橋之擁士卒之故智耳是故得民者必若湯之室家胥慶武之筐厥玄黃高帝之秦民大喜光武爭持牛酒而後可而一城之大寶亦非將帥之所可立也黃袍未加其身陶穀已有袖中之詔此其事近於兒戲亦大不美已而史謂之義舉猶曰人心卽

天意也可乎金氏史編裁削宋史其書不愧於通鑑而開卷之
綱書曰癸卯兩日竝出匡胤帥大軍發汴京次于陳橋甲辰諸
將擁匡胤還朝乙巳逼周主宗訓禪位國號宋廢宗訓爲鄭王
丘氏以爲見天意人心之有在不知適以甚太祖之慙也帝王
之興亡豈可謂非天意哉而指兵變以爲人心其可爲訓乎續
綱目直書其事詞不費而義自具真得考亭之意矣大抵創業
主度德量力每冒天下之不諱而爲之其子孫臣庶容有爲尊
親者諱後之信史固不必曲說以亂真也且逆取而順守之帝
王之道也權以應變經以軌物亦聖賢之道也取天下者如太
祖之不嗜殺人與世休息民惟恐太祖之不禪伐也何必諱其
迹而指非義之義哉

未贈周韓通爲中書令

戊申詔曰易姓受命王者所以易期臨難不苟人臣所以盡節周
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同平章事韓通振迹戎伍委質前朝彰灼
茂功踐更勇爵夙定交於霸府遂接武於和門艱險共嘗情好尤
篤朕以三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將加殊寵倉惶遇害良用
憮然可贈中書令以禮收葬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
之始乞貫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史臣曰按自古人君當易姓改物之時於前代之臣附已則親
之異已則讐之宋祖入汴之初舉朝公卿拜稽稱臣惟恐或後
獨有一韓通猶能盡忠所事率衆赴難雖事不克濟卒以家狗
宋祖非惟不之讐而寵贈之典首先及焉所以立萬世爲人臣

之大節與漢唐之戮丁公贈堯君素同一意也其享國長世也宜哉

宋史斷曰太祖入京韓通率衆扞禦而王彥昇殺之及其妻子何其殘也太祖追贈通官而不與彥昇節鉞賞罰之典固已明矣然以漢高封雍齒斬丁公之事觀之似有失於輕重焉蓋通以盡忠而禍及妻子當憐其死節而錄其子孫彥昇以違命而殺戮忠良當誅其違命而顯其後裔則庶乎合公論而服人心矣奈何狃於目前之見贈韓通而不知錄其後怒彥昇而不知正其刑此所以恩不能以及遠威不足以服衆而失王道之大也然漢高之封雍齒畏沙中之偶語也宋祖之贈韓通抑王者仁心之自然也故以宋祖自然之心論比則其賢於前代創業之君遠矣

卮言曰宋祖革命未封翊佐之士先贈死節之臣其扶名教繫國脉豈淺淺哉雖未錄韓通之後而恩詔溫厚讀之藹然亦足以榮死者而勸來世矣是時一反兵而遽改物若此其易者皆諸臣翊戴力也使以彥昇違命而戮之恐諸將由是解體故欲加以罪而卒狗羣臣之請猶以一怒示罰亦足威於鈇鉞矣非如丁公之不忠於項氏漢高帝可得而顯戮也創業之主亦各隨時而運安可一律論邪

宋論翊戴功加石守信等官爵

辛亥論翊戴功以周義成軍節度指揮使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高懷德爲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張令鐸爲殿前

都虞侯王審琦爲右廂都虞侯張光翰爲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有差以弟光義爲殿前都虞侯趙普爲樞密直學士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直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宋主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韓令坤亦加侍衛都指揮使

宋遣使分賑諸州

宋史斷曰宋主卽位之初遽遣使賑貸於諸州此武王下車未幾而散財發粟之心也宋祖若此可謂得爲政之首務矣

周禮論曰宋主得國之初未遑他務首遣使者分賑則其恤民之深從可知矣回視五代之君奚翅天淵宜其削平諸國混一區宇也綱目揭而書之深予之耳豈以宋之篡竊而遂沒其善哉

宋主視學

宋主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於孔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周禮曰宋氏三百年基業其精神命脉蓋在於此

二月宋以范質王溥魏仁浦同平章事

宋以周司徒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范質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王溥行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魏仁浦樞密使吳廷祚並依前加官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熟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迹且憚宋主

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周禮曰范質等周朝舊臣乃偷生賣國忍恥事讎四維既絕安宋足為人尹氏論馮道浮沉取容販易人主迎降賣國販易人主不齒於人周當廢斥乃顯榮終始極其隆遇為非用是而觀則不惟質等無恥宋主亦無恥者矣

卮言曰五代時馮道以姦諛歷相累朝士大夫寢以成風漫無廉恥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如范質等亦皆馮道之儔也宋祖乃用以為宰相豈亦徂積習而不覺耶自為英睿而利其易制邪抑衰世之際無真才可用邪周漢初興如呂望周召蕭曹良平輔世勲業其道光明魏晉以篡得國不重名節如魏列侯晉八公皆取之勝國其人品卑鄙盛世固羞稱之至南北朝益無足言然佐命立功之士亦徃徃見其一二唐初用隋臣宇文士及封德彝猶未執政也君子譏焉而劉文靜蕭瑀之徒猶不失為英賢宋祖之初命相如此宜其業之不及唐也矧周漢哉其後乃相趙普雖行劣於古人而宋室佐命無以踰矣

三月唐吳越遣使如宋

三月丙辰南唐主李景吳越王錢俶遣使以御服錦綺至宋賀卽位壬戌宋主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遷周六廟于洛陽廟成遣官奉神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會北漢伐宋宋遣兵擊之五月宋主自將圍澤州六月克其城李筠死之

初宋主卽位時遣使加昭義節度使李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訝北漢主筠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和守節歸以白筠筠遂令幕府爲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陽東向而聲大義於天下計之上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言受周太祖恩

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說因使其宣徽使盧贇監其軍筠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衆南向北漢主聞贇與筠異復遣衛融和解之宋主遣石守信高懷德擊之仍敕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必矣五月己亥朔日食庚子宋主遣慕容延釗王全斌將兵出東道與石守信會擊筠癸卯石守信敗筠于長平丁巳宋主下詔親征李筠以吳廷祚留守上都弟光義爲大內都點檢命韓令坤屯兵河陽己未宋主發京師自帥大衆前進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卽日平爲大道遂與守信等會丁卯李筠帥衆迎戰守信懷德大破之擒其將范守圖殺北漢盧贇及援兵之降者數千人筠走保澤州宋主命列柵圍之六月辛未宋主命將馬

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獲衛融融
不屈宋主釋之以爲太府卿北漢主懼引師歸乙酉宋主進伐上
黨丁亥守節以城降赦之以爲單州團練使

呂氏中曰先取澤潞所以通兩淮之咽喉次取淮南所以通兩
淮之門戶自此而平吳蜀自此而取荆廣混一規模大略亦可
見矣

秋七月宋選諸道兵入衛

會編

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
長史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
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
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立更戍法使往來道
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免於驕惰皆
趙普之謀也

冬十月宋襲北漢汾州不克

九月壬寅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十月晉
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爲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
儒驍將宋主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起兵拒命十一月宋主自將擊之重進自焚
死

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
常心憚宋主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及
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宋主乃潛

詣京師求見宋主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宋主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宋主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入朝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于宋宋主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擊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丁亥宋主發汴十一月丁未至揚州圍城方重進之起兵也有二子爲宿衛宋主夜召面語之曰而父何苦爲此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曉之吾不殺汝也二子伏泣遂往至則重進方坐轅門與諸軍議事忽見二子且聞宋主語皆相顧大駭士卒驚疑不測而有向背之意俄而宋師壓境城將陷重進盡室自焚死陳思誨亦被害宋主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

唐主遣子朝宋主于揚州十二月宋主還汴

李重進既平宋主命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南唐主李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南唐臣杜著薛良以罪奔宋獻平南策唐主景聞之益懼宋主命斬著於下蜀市配良隸廬州牙校景稍安十二月丁亥宋主還汴授吳越王錢俶天下兵馬大元帥俶自宋主受命貢奉有加常數辛卯唐泉州節度使留從效入貢稱藩于宋

卮言曰隋文欲并陳而不受其降臣宋祖欲并唐而戮其獻策之士皆所以布至公示大義也

周氏禮曰宋主篡位一年於茲而列國不能討唐與吳越賀卽位而又遣子朝於揚州事之甚謹愈見侵伐何益之有是知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平五國者五國也非宋也使六國連帥足以拒秦五國合兵足以拒宋噫六國旣誤於前五國復愚於後可勝惜哉

宋主微行

宋主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今數輕出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宋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若應爲天下主誰能圖之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汝禁也

卮言曰宋祖微行而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不禁斯言似達而不可爲訓也人主微行自非盛德事夫豈必與我爭天下者是虞蜂蠆桃蟲孰非意外之慮夫行而使人窺之則威重損矣行而使人不覺則禁衛疎矣且向背之情固非微行之所能察也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况以微行乎創業之主或自有見如論其言行胥失之矣

辛酉

宋建隆二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爲令

二月宋遣使監輸民租

先是藩鎮率遣親吏視民租入槩量增益公取餘羨符彥卿在天

雄軍取民尤悉宋主聞之遣使諸州分主其事民始不困
閏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爲山南東道節度使

慕容延釗自真定來朝韓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
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

秋七月宋罷其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

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宋
主曰彼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視
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
彼臨時亦不能自由耳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
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
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

位誰不欲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
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
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
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宋主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
者不過欲多積金幣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
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
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
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
等至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宋主從之以
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爲忠正節度
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守信兼職

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

周氏禮曰罷典禁兵呂氏以爲罷之當理愚謂不然心病故耳
宋主以臣而叛君其心惴惴然惟恐臣之將叛乎已一聞趙普
之言卽罷諸將之秩給守信等曰一旦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
不爲其可得乎夫言者心之聲心有是病則其言亦有是病况
宋主嘗以天命自託既有天命何必疑之王者量同天地奉行
天命守而弗失則人心自服宋主罷典禁兵蓋亦猜忌之過耳
呂氏中曰禁衛之兵驕方鎮之權重五代以干戈智力取之而
不足太祖以杯酒宴笑收之而有餘人徒見其故之易而不知
其收之者固自有本也封建非能弱周周自弱也藩鎮非能亡
唐唐自亡也使平王能復父之仇則勤王之師諸侯畢會天下
必無春秋矣使威烈王能正韓魏趙之罪則齊楚諸國拱手聽
命天下必無戰國矣使唐非有拙婦濁亂於內則漁陽擊鼓必
不啓方鎮之禍於其始非有宦官根固於內則賊溫鋒刃必不
成方鎮之禍於其終太祖之所以能收其權者正孟子所謂爲
政不得罪於巨室裴度所謂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不然無故

之策豈不動七國之變哉

宋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使

宋主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以李漢超爲齊州防禦
使兼關南兵馬都監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娶已女爲妾及貸
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訟者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
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

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蕢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吏民愛之

卮言曰五季之所以速亡者其君不能馭將其將不能馭下耳宋祖馭將有道諸將亦皆奉法撫綏由是邊陲晏然天下略定故詳錄於此篇以見宋祖創業之槩云

八月宋襲執武義州定節度使孫行友

孫行友繼其兄行簡鎮易定踰八年狼山佛舍妖黨益盛宋主卽位行友不自安累表乞罷不許行友懼乃繕甲兵將棄其帑還據山寨以叛兵馬都監藥繼能密表其事宋主遣李懷節馳騎會鎮趙之兵僞稱巡邊直入定州行友不之覺既而出詔令舉族歸行友蒼黃聽命既至訊之得實詔削奪其官禁錮私第

唐主景昶子煜立于金陵

八月甲辰南唐主景卒其臣徐邈奉遺表于宋宋主輟朝五日遣鞍轡庫使梁義吊祭贈賻絹三千匹景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又遣馮謐貢金器二千兩銀器二萬兩紗羅繒絲三萬匹且奉父遺表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是冬南唐遣其臣韓熙載來會葬杜太后宋主遣王仁贍送南唐禮物

女真入貢于宋

女真在契丹東北其繫籍於契丹者號熟女真其不繫籍契丹者號生女真至是以馬入貢于宋宋主詔蠲沙門島居民租賦令專

治舟船渡其所貢馬

呂氏中曰女真去京師幾千里而貢馬中國之盛衰夷狄未嘗不知之也然當陽長之時而陰穉已伏矣宣和之遣使亦自沙門島渡海之路然建隆之貢馬是夷狄求通於中國也宣和之遣使是中國求通於夷狄也安得不啓中原之禍

卮言曰是時契丹國號遼據燕雲稱帝已三世矣女真則其後之滅遼而爲金者也遼金於宋世爲敵國而金卒以弊宋當創業之初豈不能一大創乎大抵宋以柔道得天下欲以厚德守之故亦無以摧強虜而定要荒也孰能如我朝控馭之盛哉

冬十一月沙州入貢于宋

壬戌

宋建隆三

春正月宋廣東京城

宋主旣廣汴城且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修之以韓重勳爲工役營繕旣畢宋主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

張氏曰宋主負周世宗何曲如之謂人不見可乎所謂明於此而暗於彼也

二月北漢侵宋晉潞州宋守將擊走之

宋令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三月戊午朔隕霜殺菽己巳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宋史斷曰禁暴止亂誠帝王保民之盛德也湯武得之而成弔伐之功後代失之而致覆亡之禍失之者非特主自失之蓋由國柄

下移奸姦臣枉法殺人而主不能禁耳民之有生主不能保安得不歸於亂太祖初興深知是患故以人命爲重特下是詔以禁之宜其撥亂反正而能混一四海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能一之詎不信歟

夏四月宋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

宋主以趙贊爲彰武節度使贊至延州前後分置步騎使驛縣縣不絕林莽之際遙見精騎所部羗渾來迎莫測其數相視奪氣莫不畏服宋主嘗注意於謀帥命贊屯延州姚內贊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恒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隸州以拒北敵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

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牙凡軍中事悉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力使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之備設伏掩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張氏曰此備載趙贊之功乃趙充國檀道濟李靖之儔耳宋初邊將得人如此王業其無興乎

冬十月宋以趙普爲樞密使

十月辛丑宋樞密使吳廷祚罷以趙普代之宋主嘗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八姓十二君僭

竊相踵朱全忠以宣武節度使起李克用以河東節度使起

李嗣源以

成德篡李從珂以鳳翔篡不數

石敬瑭自保義軍節度篡唐劉知遠自忠武節度

篡晉郭威自天雄節度篡漢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宋主曰卿勿復言吾已諭矣

朱子曰趙韓王佐太祖區處天下收藩鎮之權立國家二百年之安豈不是仁者之功

張氏應泰曰趙普輔太祖以興王業其利澤及人之功固不在管仲之下然其失節之醜與夫涪陵之冤受金販木之事曾謂管仲有之乎考亭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宜為過美之辭也

卮言曰趙普與宋祖謀削奪藩鎮之權金氏會編載之平李筠之後罷石守信等典禁兵之前薛氏通鑑又云普與宋主數言石守信等典兵之非宋主悟一日召普從容論事乃謀奪節鎮權遂罷守信等典禁兵按是時諸將第罷宿衛猶出領藩鎮也其後以文臣知州事又置通判知縣諸路轉運使於是漸削其權而遂罷之方有次第今從續綱目

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于宋

十二月湖南將張文表襲潭州據之

癸亥

宋建隆四十一月改乾德元

春正月宋初以文臣知州事

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下數十人宋主

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宋遣慕容延釗李處耘假道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處耘襲江陵高繼冲以荆南降

初宋主遣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北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宋主召宰相范質等謂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下之萬全策也即以懷忠為前軍步軍都監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密副使李處耘為監軍率十州兵討荆南討張文表二月壬辰處耘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于

平津亭執文表齎食之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於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寶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疆場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懼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北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衝要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荆南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

延釗進克潭州周保權遣兵逆戰敗走延釗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三月戊寅慕容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州周保權牙將張從富等
 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
 得人宋主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
 李處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
 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
 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
 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
 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宋師擊殺之湖南悉平
 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戶九萬七千三百八十八人以戶部侍
 郎呂餘慶權知潭州

宋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入朝

宋主欲使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不聽宣已出復懷入從容言之宋
 主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邪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宋主
 默然事遂寢

張氏曰趙普之相太祖釋兵權以文臣知州止符彥卿置諸州
 王通判是皆謀國之大者也宋之興也普有力焉

夏四月宋初置諸州通判

宋主用趙普之言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
 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
 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用趙普之言也
 宋初以常參官知縣事

時符彥卿久鎮其名專恣不法屬邑多不治有飛語上聞於是特選常參官強幹者往知縣事自是遂著為令

丘孔曰知州通判知縣之名始見於此三者皆以革藩鎮之弊也

秋八月宋侵北漢取樂平契丹救之不及

王全斌將兵攻取北漢樂平契丹救之不及詔以樂平為平晉軍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宋平晉軍宋將郭進救却之

初郭進從宋主征澤潞遷洛州防禦使充西山巡檢御下嚴毅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

交自西山詣汴誣訟不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

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宋史斷曰郭進守西山軍校妄訟其不法宋祖察其誣執賜進令詰而殺之曾鞏遂以為馭將得宜嗟乎太祖之心豈得已哉

蓋以郭進量寬而德厚禁明而令嚴邊寇未平四郊多壘不如是不足以安邊將之心而責成功耳向使郭進如王彥昇之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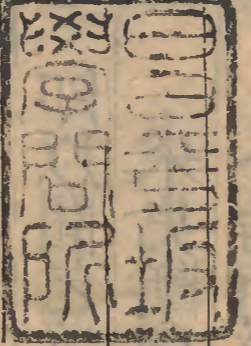
軍校所訟皆實太祖又安得以是施之此蓋一時應變之權非萬世不易之法也曾鞏之言安知馭將之宜哉

宋折德晨侵北漢衛州擒其刺史楊璘

溪州蠻附于宋

北江蠻酋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王三曰上中下溪又有

龍賜忠順保靜感化天賜永順六州及懿安遠新給富來寧南順
 高十一州至是其酋彭允林以地附宋於是各州悉置刺史而以
 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以統之謂之誓下州是月泉州陳洪進遣
 使貢白金千兩乳香茶藥皆萬計南唐主李煜上表乞呼名詔不
 允



學海君道部卷之一百三十八

